

## 目錄

# 不要愛世界



第一章 世界系統的背後

第二章 遠離神的趨勢

第三章 世界埋在水底

第四章 就我而論，世界已經釘在十字架上

第五章 區別

第六章 世上的光

第七章 与世界分离

第八章 彼此洗脚

第九章 我的律法在他们心上

第十章 来世的权能

第十一章 抢夺那篡窃者



# 第一章 世界系统的背後

[回目錄](#) [下一篇](#)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约十二 31~32。）

我们的主耶稣在他尽职的关键时刻，说出这话。他被热心的群众簇拥着进了耶路撒冷；但他几乎就在那时，用隐约的字眼，说到他将命舍去，随即有从天上来的声音，公开的印证这事。如今他说出这句重大的、有两面意义的话。我们要问，这话对那些刚才向他欢呼、出去迎接他、且陪伴他骑驴回去的人，能表达甚麽意义？对他们多数人而言，他的话若有甚麽意义，必是表示与他们的盼望完全相反的事。那些比较有鉴别力的人必然看见，这些话乃是豫言他要如何像罪犯一样受死。

他的话虽然使一种幻想破灭，却代之以奇妙的盼望，又稳固又牢靠。因为他的话乃是宣告一种管治权的彻底转换，甚至比犹太爱国者所寻求的彻底得多。『我若…』这句话与前文成明显的对比，就是『我』所指的那位与他的对头，这世界的王，所成的对比。藉着十字架，藉着他这粒神的麦种顺服至死，这世界极权、恐怖的管辖，就要随着它骄傲管辖者的败亡而结束。

并且凭着他的复活，新的公义王权将代之而兴，这新王权的特徵，乃是人甘心的归顺於他。他们的心要受爱的绳索牵引，脱离在审判之下的世界，归於人子耶稣，他虽然被举起来受死，却因此被高举而掌权。

『地』是这转捩点及其重大结果的舞台，『这世界』可以说是冲突的点。这点是我们首先要查考的主题，我们首先要看新约中与kosmos这重要的希腊字有关的思想。此字在英文译本里，除了下文将要题起的一处例外，一律译为the world，即世界或世人。（另一个英文也释为the world的希腊字，aion，包含时间的意思，译为 the age，世代，应更适宜。）

我们值得花工夫看看新约希腊文辞典，如格林姆（Grimm）所着者。这会显示kosmos在圣经里所有的意义，范围何等广泛。但首先我们要大略回顾这字在古典希腊文中的起源，我们发现它原初含示两件事：第一，和谐的体系或安排；第二，布置或妆饰。後者的思想以动词kosmeo的形式在新约中出现，意思是『妆饰，』如圣殿用美石妆饰，或新妇为丈夫妆饰。（路二一5，启二一2。）在彼前三章三节，即刚才所题到的例外，kosmos译为『妆饰，』与五节同样的动词kosmeo（妆饰）相符。

我们从古典希腊文转到新约的作者，就发觉他们对kosmos的用法分为三大类。首先它用以指物质的宇宙，地球，这地。这是用於行传十七章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马太十三章三十五节（和别处）：『创世；』约翰一章十节：『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着他造的；』马可十六章十五节：『你们往普天下去。』

## kosmos

的第二类用法是双重的。（一）它用以指世界的居民，如约翰一章十节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三章十六节的『神爱世人；』十二章十九节的『世人都随从他去了；』十七章二十一节的『叫世人可以信。』（二）这用法引伸出一个思想，指远离神并因而与基督为敌的全人类。这是用於希伯来十一章三十八节：『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约翰十四章十七节：『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十四章二十七节：『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十五章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

第三，我们发现kosmos在圣经里用以指属世的事物：世界的物质、馈赠、财富、利益、宴乐等等，虽是虚空、短暂的，却激起我们的欲望，并引诱我们离开神，所以是拦阻我们向着基督的障碍。例如：约壹二章十五节：『世界上的事；』三章十七节：『世上财物；』马太十六章二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林前七章三十一节：『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kosmos这种用法，不但适用於物质，也适用於有属灵和道德（或不道德）价值的抽象事物。这是用於林前二章十二节，『世上的灵；』三章十九节：『这世界的智慧；』七章三十一节：『这世界的样子；』提多书二章十二节：『世俗的（形容词，kosmikos）情欲；』彼後一章四节：『世上…的败坏；』二章二十节：『世上的污秽；』约壹二章十六、十七节：『凡世界上的事，…情欲，…骄傲，都要过去。』基督徒要『保守自己不沾染世俗。』（雅一 27。）

研读圣经的人很快就会发现，如以上所列之经文所表明的，kosmos是使徒约翰最喜欢用的字，我们主要也是由他的帮助，得以进一步作以下的结论。

不错，『世界』这三个定义，就是（一）物质的地或宇宙，（二）地上的人，（三）地上的事物，每一个都使我们看见整幅图画的一面，但在这一切背後，明显的还有个东西。古典希腊文中，有秩序的安排或组织这个思想，帮助我们理解世界背後还有个甚麽。在一切摸得着的东西背後，我们碰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们碰见有计画的系统；在这系统里，有和谐的运作，完美的秩序。

关于这系统，有两件事要强调。第一，从亚当开门，让邪恶进到神的创造里那天起，世界的体系就显明是与神敌对的。世人『不认识神，』（林前一21，）『恨』基督，（约十五18，）并且『不能接受』真理的圣灵。（十四17。）『他们所作的事是恶的，』（七7，）『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雅四4。）因此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约十八36。）他『已经胜了世界，』（十六33，）『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在他里面的『信心。』（约壹五4。）正如我们这次查经开头所引约翰十二章的经文确言，世界是在审判之下。神对世界的态度是不妥协的。

第二，这是因为同一节经文所指明的，在系统背後还有一个主脑人物。约翰一再记载『这世界的王。』（十二31，十四30，十六11。）在他的书信里，他描述这一个是『那在世界上的，』（约壹四4，）与那住在信徒里面真理的圣灵对抗。约翰说，『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五19。）他是背叛的kosmokrat or，世界的管辖者——然而，这字在圣经里只出现一次，以复数出现，指他的部属，就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弗六 12。）

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秩序井然的系统，就是『世界，』有一个管辖者，撒但，在幕后管理。在约翰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稣说到这世界受审判，意思不是物质的世界或世界的居民受审判。对他们而言，审判尚待将来。那里受审判的是那个体制，那个和谐的世界体系，撒但自己是它的创始者，也是它的头。至终，如耶稣的话所清楚指明的，那受了审判、（十六11、）王位要被废除、并且永远『被赶出去』的，就是他，『这世界的王。』因此，圣经使我们深入认识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确，除非我们注视物质事物背後那些看不见的权势，否则我们就很容易受欺。

这种思考会帮助我们更认识以上所题彼前三章的经节。那里使徒刻意将『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kosmos），』与那在神面前极宝贵的，『温柔安静的灵为不朽坏的妆饰』（另译）作对比。所以，可推想前者对神是必朽坏且毫无价值的。我们能否立刻接受彼得的评价，在於我们是否真看见他话语的真实意义。这里有他的含意。在穿美衣、戴金饰、和化妆的背後，有一个权势为着它自己的目的在作工。不要让那权势抓住你。

我们必须自问，在这些事上推动我们的动机是甚麽？也许不是甚麽情欲的事，也不是有意去犯甚麽罪，不过是用色调的和谐与完美的配合，为要得着在审美上满意的效果。这样作在本质上也许没有错；但你我是否看见我们在这里所作摸着的是甚麽？我们乃是摸着在看得见的事物背後和谐的系统，这系统是神的仇敌所控制的。所以我们要儆醒。

圣经开头说到神创造天地。圣经不是说他创造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世界。圣经里『世界』的意义经过一段的发展，到了新约（虽然在诗篇和一些先知书里可能已经约略题到）才有完全属灵的意义。我们很容易就能看见这发展的原因。在人堕落以前，世界只以地、地上的人、和地上的事物等意义存在。那时还没有构成体系的kosmos，没有『世界。』然而，随着堕落，撒但将他自己所设计的体系带到这地上，我们所说的世界系统於焉开始。原初我们物质的地，与撒但系统的『世界』无关，其实人也与它无关；但是撒但利用人的罪，利用人替他开的门，将他自己所要建立的组织带到地上。从那时起，这地就在『世界』里，人也在『世界』里。所以可以说，在堕落以前有地；在堕落以後有『世界；』在主回来时会有国度。世界怎样屬於撒但，国度也照样屬於我们的主耶稣。再者，今天顶替世界，将来也要顶替世界的，就是这国度。那『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碎人骄傲的像，那时这世上的国，就要『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但二44~45，启十一15。）

政治、教育、文学、科学、艺术、法律、商业、音乐—这些是构成 kosmos 的事物，这些也是我们天天碰见的事物。把这些除去，世界这紧密结合的系统就不复存在。我们研读人类历史时，不得不承认世界的这些部门各有显著的进步。然而问题是：这『进步』是朝着那个方向？这一切发展的终极目标是甚麽？约翰告诉我们，在末期，敌基督要起来，并要在这世界上建立他自己的国。（约壹二18，22，四3，约贰7，启十三。）那就是这世界前i的方向。撒但在利用物质的世界，世界的人，世界上的事物，至终将一切归一在敌基督的国里。那时世界的系统会达到顶点；那时世界的每一分子都会显为敌基督的。

在创世记里，伊甸园中没有题到技术，没有说到机械工具。然而，在堕落以後，我们读到在该隐的子孙中有打造钢铁利器的。几个世纪以前，若是在铁器中辨识敌基督的灵，可能被视为是幻想，虽然长久以来，刀剑已经一直和犁头公



开竞争了。但是今天，金属在人手中已转为邪恶、致死的用途，并且末期临近，技术和工程的普遍滥用，会更为明显。

音乐与艺术也是如此。弹琴吹箫似乎也起源于该隐的家族；今天在人不是圣的手中，这些越过越显明其蔑视神的性质。在世界许多地方，很容易追溯出拜偶像与绘画、雕刻、和音乐等艺术的关系。毫无疑问，日子将到，藉着歌唱、舞蹈、以及视觉和戏剧的艺术，敌基督的性情要比从前更为公开的揭示出来。

至於商业，它与世界的关联可能是更隐密的。撒但是第一个商人，为着他自己的利益与夏娃交易；在以西结二十八章表号的说法里，似乎显示一些他原初的特性，我们读到：『你靠自己的…贸易增添赏财，又因赏财心里高傲。』（5。）这可能无须争辩，因我们多半很容易从经历中承认，商业的起源和性质是属撒但的。这点以后我们会多说。

但是教育又如何？当然，我们会抗议说，教育必是无害的。无论如何，我们的孩子必须受教导。但是教育，不亚于商业或技术，也是一种世界的事。它的根源在於知识树。我们基督徒何等迫切的要保护我们的孩子，免於世界较明显的陷阱。然而我们的确必须让他们受教育。我们要如何解决这问题：让他们接触这件在素质上是属世界的事，而同时保守他们脱离庞大的世界系统及其危机？

科学又如何？它也是构成kosmos的一个单位。它也是知识。当我们探索科学进一步的范畴，并开始思索物质世界的性质，和人的性质时，问题立刻产生：研究科学、追求新发现，到甚麽地步是正当的？在知识的领域里，有益的和有害的分界线何在？我们如何能追求知识而避免陷於撒但的网罗？

这些是我们必须看的事。我知道对有些人而言，我似乎说得太过，但为了把我的点说清楚，这是需要的。因为『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约壹二15。）最终，当我们摸世界的事时，我们始终必须自问：『这件事对我与父的关系有甚麽影响？』

已往我们要进入世界，才能和世界接触。今天是世界来寻找我们。如今到处都有一个势力在掳掠人。你曾像今天这样觉得世界的权势麽？你曾听过这麽多关于钱的谈论麽？你曾想过这麽多关于衣食的事麽？无论你到那里去，甚至在基督徒中间，所谈论的都是世界的事物。世界已进展到教会门口，甚至在设法将神的圣徒吸引到它的掌握中。在这事上，我们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需要认识基督十字架的能力，以拯救我们。

从前我们常说到罪和天然的生命。我们很容易看见这些事所带来属灵的后果，但我们摸着世界时，很少领悟它会带来同样重大的属灵后果。在这世界舞台的背后，有属灵的力量，藉着『世界上的事，』设法使人陷入它的系统。所以，神的圣徒不仅仅需要防备罪，也需要防备这世界的管辖者。神在建造他的教会，要达到其终极的完成，就是基督宇宙的王权。同时他的对头在建立这世界的系统，要达到其虚空的极峰，就是敌基督的王权。我们何等需要儆醒，免得我们竟然在帮助撒但，建造那命定要遭毁灭的国度。我们面临取舍，面对选择的时候，问题不是：这是善的还是恶的？这是有益的还是有害的？不，我们必须问：这是属这世界的，还是属神的？既然宇宙中只有这一个冲突，那麽每当两件冲突的事摆在我们面前，我们所面对的选择一点不差就是：神…或撒但？





## 第二章 远离神的趋势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每个人都曾在罪的辖制中，我们很容易相信罪恶的事是属撒但的；但我们同样相信世界的事是属撒但的麼？我想我们许多人对此仍存二心。然而圣经何等清楚的确言，『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约壹五19。）一般说来，撒但深知，想要藉着确实是罪恶的事诱陷真基督徒，是徒劳无益的。他们通常会感到危险而逃避之。所以他设计了一个引诱人的网罗，十分巧妙的编织起来，使许多无知的人陷入其中。我们逃避罪恶的情欲，认为那是非常合理的，但对于像科学、艺术和教育这些似乎无害的事，我们何等容易失去我们的价值观，沦为撒但引诱的掠物！

然而我们的主对世界的判决清楚的含示，构成『世界』的每件事，都与神的旨意不合。他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清楚的含示，凡构成 kosmos 的，都必被定罪；倘若这世界不是有根本的错误，主绝不会说出这话。再者，耶稣接着说，『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他不是仅仅在强调撒但与世界体系之间的密切关系，乃是强调世界受审判与撒但受审判相连的事实。我们承认撒但今天是教育、科学、文化、和艺术的王，并且这些是与撒但同受判决麼？我们承认他是所有构成世界系统之事的实际主人麼？

一题起舞厅或夜总会，我们基督徒直觉的反应就是反对。对我们而言，那是十足的世界。然而，从另一个极端来看，一讨论医学或社会服务，基督徒也许一点都没有这样的反应。这些事得到我们的赞许，可能也得到我们热心的支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许许多多其他的事，它们或好或坏，影响各有不同，可能我们每个人的见解不同，很难在其间画出明确的界线。然而让我们面对事实，神宣布了审判，不是只审判某些属于这世界的事，乃是一视同仁的审判一切的事物。

要试验你自己。你若从事这些蒙称许范围中的一项工作，然後有人对你说，『你在那里摸着了世界，』你会为之所动麼？你可能一点也不在乎。需要有一位你真正尊敬的人，非常正直且认真的对你说，『弟兄，你在那里与撒但有所牵连！』然後你才会踌躇不安。难道不是这样麼？若有人对你说，『你在那里摸着了教育，』或『你摸着了医学，』或『你摸着了商业，』你感觉如何？你反应的程度会和他『你摸着了魔鬼』一样麼？我们若真相信，每当我们摸着任何构成世界的事，我们就摸着这世界的王，那麼我们里面就不能没有深刻的感觉，无论如何，与世界牵连都是极其严肃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不是世界的一部分，乃是全世界。我们一刻也不要以为，撒但只藉着人心中的罪和情欲反对神；他是藉着每件属世的事反对神。你可以说，世界的事就一面说都是物质的、无生命的，在本质上没有能力害我们，这点我也赞同；但这也指明它们是抵挡神旨意的，因为一切没有神圣生命的事都是抵挡神旨意的。

创世记一章一再出现的『各从其类』一辞，代表那管治整个生物界繁殖的律。然而，灵界中却不受这律的管治。人类一代又一代，父母能生儿育女；但一件事是确定的：基督徒不能生基督徒！甚至父母都是基督徒，所生的儿女也不会自动就是基督徒，连第一代也不能这样传下去。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都需要神新鲜的作为。

这原则也可更广泛的应用在人类的事务上。凡属于人类性情的，都自然继续下去；凡属于神的，只有在神的工作继续的时候，才能继续。世界包括一切能在神的作为以外继续的，也就是说，一切无需神特殊的作为以维持其新鲜的，本身就能继续的，都包括在其中。世界和凡属于世界的自然如此，这是世界的性质；这样就是朝着与神旨意相反的方向而行。现在我们要从圣经和基督徒的经历，来举例说明这句话。

让我们先看政治的范畴。旧约以色列的历史给我们一个例子，说到一个特别蒙神赐福的国家及其行政。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民要与周围列国交往，所以他们想要立王。我们要暂时撇开他们选立扫罗的事，往前说到神至终在他自己的时候，将他所选的王赐给他们；这王要在神自己的指引之下建国。

即使这事很清楚是神的作为，那国的自然趋势却显然是远离他，『像列国一样。』因为国是属世的，与所有属世的事一样，趋向与神的旨意相抵。无论在世界何地，一国的政府自行其是，自然的趋势必是离神越来越远。世俗国家的政治如此，神所拣选的以色列同样如此。每当神中止他为着以色列国的特殊作为，他们就随流漂去，与拜偶像的政治联合。不错，其间有恢复，但每次的恢复都有神明确的干预，若没有这样的干预，情势总是走下坡。

同样的事在商业界也是非常明显，这几乎不足为奇。我想不出有甚麽地方，其中不诚实和腐败交易的试诱，像在商业界这样大。这事我们都知道一些。我们都知道在竞争的贸易世界里，要保持正直，行事诚实，是何等困难。许多人会说这不可能；当然，要这样作，需要一种特别投靠神的生命。

我们回想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有两等明显不同的人，一等是那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生命的人，另一等是那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一颗重价珠子的商人。耶稣将天国比喻为后者。（太十六26，十三45~46。）神的灵经常感动作生意的人作同样的事。有不少著名的事业，将盈馀转而用在广传福音和其他为着神的目的的事上。

我想到这样一个企业，是由一个敬畏神的商人开创的。对神的敬畏，惟有从天上得着维持，才能存在；但商业的精明与所创的有效组织，本身就能长存。在这企业的第一代，我们看见藉着创办人所传输的神圣生命，足以将原本属世的企业稳妥的保守在神的权柄之下。但到了第二代，那个约束消失了，如人所豫料的，那企业就自动落入世界的系统。对神的敬畏流失了，但企业本身仍然兴旺。

我们现在来看表面上很单纯的农业。创世记这卷写於畜牧和农耕之原始世界的书，向我们说明了一些事。在亚当堕落以後，神不得不对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创三17~19。）没有人会认为在生命树生长茂盛的伊甸园里，农业或园艺是错误的。那是神所派定的。但这事一脱离神的手就败落了。人被定罪，有无穷的劳苦和失望，他劳苦



的果子也有邪恶的因素的。挪亚的得救是神伟大的恢复行动，使地得着新的开始。但是何等可悲，人不久便重蹈覆辙！『挪亚作起农夫来，栽了一个葡萄园。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棚里赤着身子。』（九20~21。）当然农业本身没有罪，但在这里它的方向已经离开神了。只要让它自然的发展下去，它就会走完全反对神的路。今天我们由各大洲天然的旱灾，是否就可以看出一点端倪？

教会，神的耕地，与人的耕作何等不同！藉着神的恩典和内住的灵，她具有一种固有的生命大能，她若响应这大能，就能使她一直走向神；她若迷失，这生命大能也能唤醒她归向神。

我们再看教育，圣经和经历都可以说明这事。按寓意说，我们也许说，神弃绝扫罗，拣选大卫，是越过出人头地的人（因扫罗的身量比众民高过一头，）而喜悦合乎他心意的人！但是更认真的说，像约瑟、摩西、和但以理这些人，他们的智慧为神公开使用，他们都是直接从神自己领受他们所需要的悟性。他们不太注重他们所领受世俗的教育。使徒保罗明明的将学问摆在他所当作有损的『万事』之中，因他以认识他主基督耶稣为至宝。（腓三8。）他在世界的智慧和来自神的智慧之间，画了清楚的分界线。（林前一21，30。）经历可以证明，学问在素质上是属世的。西方在历史上有名的大学学院，多半是基督徒创办的，他们盼望人在基督徒的影响之下，受到良好的教育。当创办人还在世的时候，所奠立的根基格调很高，因为这些人将真正属灵的内容置於其中。然而，这些人一离世，属灵的管制也消失了，教育就无可避免的朝着唯物主义和远离神的世界潮流走。有些学校也许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显出这样的光景，因宗教的传统不易消逝；但趋势总是明显的，大多数这样的学校，如今已经完全偏离了原初的根基。物质的事在属灵的管制之下，就履行正确的附属任务。一旦从那约束得解脱，立刻就显出在它们背後的权势。它们本性的律自动起作用，它们所走的道路就显出属世的特性。

当代传道事业的扩展，给我们机会，於此时此地宗教机构里试验这原则。一个多世纪前，教会以明确的属灵格调，秉着传福音的宗旨，开始在中国设立学校和医院。早期不太重视建筑物，而相当着重这些机构在宣扬福音上的角色。十或十五年前，你能到同样的地点去，在许多地方，原址上可以看见那些机构高大得多，也华美得多；但比起早年，得救的人却少得多。到了今天，那许多壮丽的学校和学院成了纯粹的教育中心，失去了真正传福音的动机，同样的，如今许多医院仅仅是医治人身体疾病的地方，不再是医治人属灵疾病的地方。创设这些机构的人，因着他们紧紧与神同行，就使那些机构稳固的符合神的旨意；但他们过去以後，那些机构本身很快就落到属世的标准，去追求属世的目标，如此就将它们自己归类为『世界上的事。』这样的事情，实在不足为奇。

在使徒行传前几章，我们读到由於偶发的事故，促使教会救助贫穷的圣徒。那紧急救济的工作显然蒙神祝福，但它的性质是暂时的。你是否叹息说，『这事若继续下去该多好』？只有不认识神的人才会那样说。那些救助措施若无限期的延展下去，一旦起初的属灵影响力不在了，就必然会改朝世界的方向发展。那是无可避免的。

因为神建造的教会，与那些在不同时候所制造的副产品，就是藉着教会中圣徒的信心和异象，所开创有价值的社会慈善工作，二者之间有所不同。後者虽然起源於属灵的异象，但本身就有独立生存的能力，这是神的教会所没有的。这些工作



是神儿女的信心所创始并开拓的，然而一旦建立了规模，定下了专业标准，就很容易由世人所维持并仿效，完全离开原初的信心。

让我再说，神的教会的存留，乃在於不断的倚靠神的生命。想想今天在一个城市里活的召会，有交通、祷告、福音见证，在许多的家和中心据点有属灵活动。再过几年会怎麽样？神的子民若在信心和顺从上跟从他，那地方可能比从前更充满主的生命和光，以及他话的能力；但他们若对他不忠信，弃绝了他们对基督的异象，那里同样可能成为人传讲无神论的地方。那时教会已不复存在。因为教会的存在乃在於神新鲜生命不断的注入，不能一日无此生命而存在。

但假定随着那教会有一所学校、医院、出版社、或宗教机构，因着同一教会圣徒的信心而创办。假若此後十年仍需要它的服事，而没有任何公私企业接替它，那麽，那工作很可能仍然进行，服事的标准仍然很有功效，并值得赞许。因为只要有一般的管理技术，学院或医院不需要神生命新鲜的注入，仍然能有效的维持在这种机构的水平上。异象也许消失了，但是建立的机构却无限期的经营。它成了属世的，和其他没有神的生命就能维持的事并无二致。主说，『现在这世界受审判，』他的判决包含了这一切的事。

假定我问你：『你在从事甚麽工作？』你回答说：『医疗工作。』你说这话，必定以你职业怜恤为怀的性质为荣，，但不会感觉到你的处境可能有甚麽危机。但如果我告诉你，医疗工作也是撒但所控制系统的一个单位，你会怎麽办？假定你这基督徒认真接受我的话，你就会立刻受警戒，你的反应甚至可能是考虑是否最好改行。不，不要改行不作医生！但是你要谨慎，因为你在神的仇敌所管治的地盘上；除非你儆醒，否则你就和别人一样，容易沦为他诡计的掠物。

或者假定你在作工程师，或务农，或从事出版业。你要留意，因为这些也是世界上的事，正如经营娱乐场所或罪恶场所一样。除非你谨慎而行，否则你就会落入撒但的陷阱，并会失去你作神儿女所有的自由。

那麽你问，我们如何蒙拯救脱离撒但的纠缠？许多人以为，逃避世界是在於奉献，就是将自己重新献上，并且更全心的献身於神的事。不，脱离世界乃是救恩的问题。我们按天性都陷於撒但的系统，若没有主的怜悯，我们就无法逃离。我们所有的奉献都无力拯救我们；我们惟独倚靠他的怜悯，倚靠他救赎的工作，来拯救我们脱离这系统。他足能这样作，他拯救我们的方法，将是我们下一章的题目。神能将我们安置在磐石上，使我们的脚不至滑跌。只要他喜悦，藉着他的帮助，我们就能将我们所从事的职业，转为按他旨意的服事。

但是让我再说，凡『世界上的事，』自然的趋势都是朝着撒但，并远离神。有些事也许是由属灵的人开头的，目标向着神，然而神生命的约束一旦除去，这些就自动偏离正路，朝着相反的方向前进。难怪撒但始终着眼於世界的末了，期待那时凡世界上的事都要归向他。甚至现在，世界上的事也一直朝他的方向而行；豫料到末期，这一切也许会完全落入他手中。当我们摸着他系统的任何一个单位，这个思想就该使我们停下来，免得我们无意中帮助他建立他的国。



## 第三章 世界埋在水底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可十六15~16。）

这段经文第二句话的说法，令我们许多人惊奇。耶稣不是说信而得救的必然受浸。不，他是反过来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我们将主所说的改为他所没有说的，对我们就有危险。他说的每件事都很重要，每个字都有意义。但若是这样，事实必定是惟有藉着相信他并受浸，我们才得救。有些人会对此感到困惑。他们会抗议说，你这话是甚麽意思？但不要困惑；也不要怪我！这不是我说的，乃是我的主说的。是他定了这样的次序：信，然後受浸，然後得救。我们不可将次序颠倒为信、得救、受浸，无论那是多麽合乎我们的喜好。主所说的必须立定，我们只要留意他所说的。

（我在这里以马可十六章十六节为耶稣确切的话，虽然我知道有些批判家怀疑这些话的真实性，但我不为此辩解。有一次，我在某个乡村偶遇一位姓陈的裁缝师。他拿起马可福音，读到这段批判家都确言不属於马可福音的话，就相信、信靠主。当地没有别的基督徒，所以没有人给他施浸。他该怎麽办？他接着读二十节。神要亲自向他证实他的话：那就够了。所以他简单的定意，要试验十八节所列的其中一个应许。於是他探访好几个患病的邻居。祷告以後，就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接手，然後回家。他告诉我，过了一段期间，他们都痊愈了，没有例外。那使他很满意。他的信心也得着坚定。我遇到他时，他一面继续安静的作他的裁缝，一面忠信的见证他的主。他若能认真的接受神的话，我怎麽不可以？）所以我再说，『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现在你会大声说，你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你相信受浸的重生麽？不，我绝不是这意思！主没有说，『信而受浸的必得重生；』既然他没有那样说，我就不需要那样信。他的话是：『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所以我所确信的是受浸的得救。

於是你自然会问：这句话到底是甚麽意思？路加告诉我们，彼得劝勉人『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领受他话的人就受浸，（徒二40~41，）这是甚麽意思？

要答覆这点，首先我们必须自问，我们所说的『得救』一辞是甚麽意思。我怕我们对得救有非常错误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所知道的得救是，脱离地狱上天堂；或者说，得救脱离罪恶，此後过圣别的生活。但我们错了。我们在圣经里看见，得救不只是这样。因为得救主要的不是与罪和地狱，或圣别和天堂有关，乃是与别的事有关。

我们知道神所赐我们每一样美善的恩赐，都是要应付且抵挡一种与之相对的邪恶。他赐我们称义，因为有定罪。他赐我们永远的生命，因为有死亡。他赐我们赦免，因为有罪。他使我们得救——因为甚麽？称义是从定罪的角度说，天堂是从地狱的角度说，赦免与罪有关。那麽得救与甚麽有关？我们会看见，得救与 kosmos（世界）有关。





撒但是基督的仇敌。他藉着人的肉体作工，在地上产生这个事物的体系，我们所有的人都牵连在其中，没有一人例外。这整个世界的样式特别与父神相敌。我想我们都知道，世界、肉体和魔鬼这三种黑暗的权势，如何与三个神圣的人位敌对。肉体与作保惠师的圣灵相对，撒但自己与作主的基督耶稣相对，世界与作创造者的父相对。

我们所说的

kosmos，始终与为父和起源者的神敌对。神在创造时说『甚好，』暗示神的创造乃是照着他永远的计画，并且神是朝着这计画不断作工。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就心里定意要在地上建立一种次序，以人类为其顶峰，并且这次序该不受限制的展现他儿子的特性。但是撒但从中干豫。他以地作他的跳板，人作他的工具，篡窃神的创造，使其成为以他自己为中心，并返照他自己形像的东西。因此这与神旨意不合之事物的系统，乃是直接反对神的计画。

所以今天我们面对两个世界，两个权柄的范围，其特性是完全不同且敌对的。如今对我而言，问题不仅仅是将来上天堂或下地狱；问题乃在於今天这两个世界，到底我是属於以基督为掌权之主的系统，还是属於以撒但为其实元首的敌对系统？

因此，得救不只是罪得赦免或逃避地狱的个人问题。我们要看见得救乃是从一个系统里出来。我得救的时候，乃是从一个整个的世界出来，并进入另一个世界。如今我得救，乃是脱离撒但为着对抗神的旨意，所建立那整个组织的范围。

这范围，这包罗一切的kosmos，有许多奇特的方面。当然罪在那里居首位，还有属世的情欲；我们人较尊重的标准和处事方法也占不小的部分。人的心思、文化和哲学，连同人类社会的政治意识中一切最好的，都包括在内。此外，无疑的还该加上世界的宗教，包括属世的基督教，及其『世界教会。』天然人的能力在那里管治，那里就有撒但所直接鼓动之系统的元素。

倘若这是世界，那麽得救是甚麽？得救的意思就是我逃离这个。我从那包罗一切的kosmos出来了。我不再属於撒但事物的体系。我的心专注於神的心所专注的事。我以他在基督里永远的旨意为我的目标，我进入神的旨意，就蒙拯救脱离撒但的体系。

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耶稣所说的，意思很明白。我踏出信心的一步：我信而受浸，我就成了一个得救的人。这就是得救。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受浸。受浸事关重大。这一点不差就是两个激烈敌对的世界，以及我们从一个迁入另一个的问题。

圣经里有另一段话，将受浸和得救相题并论，来说明这件事。我是指彼前三章。那里使徒告诉我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豫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藉着水得救的，只有八个人。』（20。）他说，水乃是一种表号、样式，或如下文所说，乃是有所表明。『这水所表明的浸礼，现在藉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所以他推论，受浸现在就拯救我们。显然彼得坚定的相信我们藉着受浸得救，正如他相信挪亚藉着水得救一样。请记住，我不是说重生，我也不是说脱离地狱或脱离罪。要清楚领会我们是在谈论得救。这不只是说法的问题；这关系到我们基本上与今日世界的系统分离。



要更清楚领会彼得的意思，我们就该回到他所说之事的来源，就是创世记六至八章。这幅图画意义深远。我们看见在挪亚的日子，世界全然败坏了。地原先是神所创造的，在人将自己置於撒但手下的那日，地因着人的行为就败坏了。罪一旦被引进，就发展且放肆，到了一个地步，连神的圣灵也呼喊：『罢了！事情已达到无可救药的境地；他们只能受审判并被除去。』

所以神吩咐挪亚造方舟，将他的家人和受造之物带到其中，然後洪水就来了。洪水将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藉着方舟，他们『从地上漂起。』（创七17。）每样活物，包括人和牲畜，都灭亡了，惟有在方舟里漂在水上的得蒙拯救。这里重要的不只是他们逃脱了洪水，不至被淹没。那不是重点。对我们而言，真正的重点是，惟有他们是从那败坏事物的系统，就是那埋在水底的世界中出来的人。出来的必然存活，留於其中的必然灭亡；但得救就是出来，不是出来的结果。请注意这个分别很大。得救在素质上，就是现今从那注定要毁灭、属撒但的体系中出来。

赞美神，他们出来了！怎麼出来呢？藉着水。所以今天信徒受浸，乃是象徵的经过水，正如挪亚在方舟里经过洪水一样。这个经过水，表徵他们逃离世界，脱离那在神判决下之事物的系统，连同它的王。我愿意特别对今天要受浸的人说这话。（注：本篇信息释放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在伦敦的一次受浸聚会。）请记住，在水里的不是只有你。你下到水里的时候，全世界都随着你下去。你上来的时候，是在基督里，在那漂在波浪之上的方舟里上来，但你的世界留在背後了。对你而言，那世界像挪亚的世界一样沉没、淹没了，在基督的死里被治死，绝不再复起了。你乃是藉着受浸这样宣告：『主，我将我的世界留在背後。你的十字架将我和世界永远分开！』

所以，就表号说，当你经过受浸的水，属於已往之系统的一切事物就被那水切断，绝不复返。惟独你从水里出来。对你而言，这是进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世界里，你会看见鸽子和新拧下来的橄榄树叶。你从那在审判之下的世界出去，进入满有神生命之新样的世界。我要再强调，下到水里的不是只有你；你的世界随着你下去，然後留在那里。从你所处的新地位来看，你会发现这水一直淹没你以前所属的世界。那拯救挪亚和他家人的同样洪水，也淹没了他们从前在其中过生活的世界。所以同样的水，一面将你我放在基督里得救的立场上，另一面也将撒但整个事物的系统埋葬了。不仅你这亚当子孙自己的历史结束於你的受浸；你的世界也结束於那里。二者都死了，埋葬了，无一复活。这是一切的结束。

这就是说，你不能将已往世界的任何东西带到新世界里。一切在亚当里属於先前范围的事物都留在那里，绝不会回头。已往也许你是商店里的雇员，或人家里的仆人；也许你是一个事业的老板、经理或董事。今天你仍可能是老板，或仍是仆人；但是当你来摸神的事，来到神的教会中，来服事神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里没有自主的，也没有为奴的，没有雇主，也没有雇员。再者，你可能是犹太人或外邦人，是在亚当里德高望重，或声名狼藉的人。你经过这水，那一切事物的系统都过去了，绝不复返。反之，你看见自己在基督里，在此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利尼人，没有化外人，没有西古提人，也没有别的事物，只有一个新人。你进入了有橄榄树和橄榄叶特徵之事物的境地，其中的秘诀就是神的生命。『藉着耶稣基督复活』这句话，说出了整个将来的特徵。（彼前三21。）它含示你进入了神正在创造的全新事物。照解经家说（杨氏圣经分析汇编），亚拉腊这名的意思是『圣地。』照这样说，我们赞美神，方舟停在那更新的地上，方舟里充满了受造



之物，豫表新造。从基督的死里，神产生全新的创造，并且在与复活基督的联合里，他将人引进这新造。在基督里，你我都在这新造里！

现在你问我，我们若不受浸要不要紧？我惟一的答覆是，受浸是主亲自吩咐的。（太二八19。）他自己也拒绝了人的劝阻，走上了这一步。（太三13~15。）彼得描述受浸是向着神有无亏良心的诉求或见证。（彼前三21。）见证就是宣告。所以藉着这行动，你说出某件事，也许你没有用言语，但藉着你所作的，你确实的宣告，你是站在那里。你经过水，向全宇宙宣告，你已将你的世界留在背後，并已进入全新的境地。这就是得救。你公开站立在神在基督里将你安置的地方。

这有助於说明，为甚麽我们若以为得救只与地狱或罪有关，我们就很难解释圣经里一些关于得救的章节。例如，保罗和西拉对腓立比的禁卒所说的话，似乎相当难解。那人问：『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你要如何答覆？你若是今日正统的传福音者，你会有把握的说，『当信主耶稣基督，你就必得救。』但事实上保罗加上：『你和你一家。』你必定惊讶的说，你的意思真是说，我若信主耶稣，我和我一家都必得救麼？现在我们也必须谨慎。

保罗不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永远的生命。他是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徒十六30~31。）要记得，他在这里所注意的是事物的系统，他所关切的是要禁卒弃绝并离开那系统。禁卒是一家之主，当他宣告从那天起他和他家要事奉主，而这宣告为众人所知的时候，连街上经过的人也会指着他们家的门说，『他们是基督徒。』

这就是得救的意思。你宣告你是属于另一个系统。人指着你说，『是的，这是基督徒的家；他们属于主！』这是主渴望你得着的救恩，藉着你公开的见证，你在神面前宣告：『我的世界过去了；我正进入另一个世界。』愿主给我们这样的救恩，叫我们从老旧、注定要毁灭之事物的体系里，整个连根拔起，稳固的栽种在神的新世界里。

赞美神，这一切还有荣耀积极的一面。我们『藉着耶稣基督复活』而得救，彼得继续说，『耶稣已经进入天上，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彼前三22，另译。）神已立他的儿子在一切之上，并使一切掌权的都服他。那能作这事的神，足能将我，身体与魂，带进那另一个范围。

所以，概括的说，我们在这里有两个世界。一面有在亚当里的世界，受到撒但严紧的辖制；另一面有在基督里的新造，就是神圣灵活动的范围。你我如何脱离一个范围（亚当），进入这另一个范围（基督）？你若不确定如何答覆这问题，我要请问你另一个问题：你当初如何进入亚当里？因为进去的路指明出来的路。你乃是藉着生到亚当的族类里，进入亚当的范围。那麽你如何出来？显然是藉着死。

你又是如何进入基督的范围？答案是同样的：藉着出生。进入神家的路，是藉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蒙重生，以致有活泼的盼望。（彼前一3。）你既藉着他死的形状与他联合，也就藉着他复活的形状与他联合。（罗六5。）死结束你与老旧世界的关系，而复活带你进入与这新世界活的接触。



最後，我们要问，是甚麽把这两个世界隔开？其间的踏脚石是甚麽？岂不是埋葬麼？『所以我们藉着浸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4上。）从一个观点看，『归入死...埋葬』说到强烈的终结。我在亚当里的历史，已经在基督的死里结束了，因此我离开那葬礼的时候，我就能说，我这个人已经『完了。』但不只是这样，因为赞美神，还有另一面。既然『基督...从死里复活，』我从水里出来行走的时候，就能行在生命的新样中。（4下。）

十字架这双重的果效也含示於前面罗马六章三节的话。『岂不知我们这浸入基督耶稣的人，是浸入他的死麼？』（另译。）在这一句话里，也暗示受浸的两面。我们受浸乃是浸入两件事。首先，我们信的人是『浸入他的死。』这是重大的事实，但这就是一切麼？绝对不是，因为第二，同一节又说，我们『浸入基督耶稣。』浸入基督的死，乃是结束我与这世界的关系，但浸入基督耶稣这活的人位，新族类的元首，乃是为我开启全新事物的世界。我进入水中，就作成了一切，公开确认一件事：从『被举起来』的人子吸引我来归他的那日起，『这世界受审判』对我就成为真实的。

这是何等的福音，我们要向整个受造之物传讲！





## 第四章 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从世界分别出来，分别归神，是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原则。约翰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时，看见两个不能相容的极端，实际上是两个南辕北辙的世界。他首先在灵里被带到旷野，看见巴比伦，就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启十七3~5。）然後他在同一位灵里被带到一座高大的山，从那里看见耶路撒冷，新妇，就是羔羊的妻。（二一10。）这对比非常清楚，几乎不能说得更明白了。

无论我们是作摩西，或作巴兰，我们若要有神对事物的眼光，就必须像约翰一样被带到山顶。许多人看不见神永远的计画，或者看见了，只领会成枯燥无味的道理，因为他们满意於留在平原。因为明白绝不能感动我们；惟有启示才能感动我们。从旷野我们能看见巴比伦的事，但我们需要属灵的启示，才能看见神的新耶路撒冷。一旦看见了，我们绝不会依然故我。因此我们基督徒的一切，全靠眼睛的开启，但我们要有眼睛得开的经历，就必须豫备好放弃普通的水平，向上攀登。

淫妇巴比伦总是称为『大城，』（十六19等，）强调她伟大的成就。相对的，新妇耶路撒冷是『圣城，』（二一2，10，）着重她的分别归神。她是由神那里来的，并且为着她的丈夫豫备好了。为这缘故，她有神的荣耀。这对我们众人乃是经历的事。我们里面的圣别，就是那属於神，全然分别归基督的。这里的法则乃是，只有源於天的才能回到天上；因为没有别的是圣的。我们若放弃这圣别的原则，就立即在巴比伦里。

因此，约翰描述圣城时，题到的第一个特点是墙。城也有供神出入的门，但约翰先题到墙。我再说，因为分别是基督徒生活的第一个原则。神若要他的城在那日达到那样的度量和荣耀，我们现今就必须在人心里建造那城墙。在实行上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将一切属於神的看为宝贵，拒绝并离弃一切属於巴比伦的东西。我说这话，不是指基督徒之间的分别。对于我们的弟兄，即使我们有时不能有分於他们所作的一些事，我们也不敢将他们隔绝在外。不，我们必须爱并接纳与我们同作基督徒的，但原则上我们与世界的分别是不能妥协的。

尼希米当日成功的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但他是面临极大的反对。因为撒但恨恶这样的区别，他无法忍受人分别归神。所以尼希米和他的同人武装自己，一面垒墙，一面备好作战。这是我们为着圣别，必须豫备好要付的代价。

我们的确必须建造。伊甸园没有人造的墙将仇敌关在外面；所以撒但有了入口。神要亚当和夏娃『看守』那园子，（创二15，）要他们对撒但构成实际的屏障。今天，藉着基督，神在他所救赎之人的心里计画了一个伊甸，撒但至终必不得进入其中，这是个得胜的事实。『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启二一 27。）

我们多半会赞同，使徒保罗对神的教会得了特别的启示。同样，我们觉得，神使约翰对世界的性质有特别的领会。Kosmos事实上是约翰特别常用的辞。其他的福音书只用了十五次（马太九次，马可和路加各三次），而保罗在八封书信



中用了四十七次。但约翰共用了一百零五次，福音书里七十八次，书信里二十四次，启示录里又用了三次。

约翰在他的第一封书信里记着：『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约壹二16。）这话很清楚的反映夏娃所受的试探，（创三6，）约翰就是用这个来说明世界的事。凡是能包括在情欲或原始欲望之下的，凡是激起贪婪野心的，凡是在我们里面引起骄傲或今生迷惑的，这样的事都是撒但系统的一部分。也许我们不需要进一步说明其中头两项，但是我们要看一下第三项。凡是在我们里面激起骄傲的，都是世界的事。显赫、财富、成就，这些是世界所赞扬的。人以成功为荣是正当的。但约翰说，凡是带来这种成功感觉的，都是『从世界来的。』

所以我们每一次经历成功时，（这不是说我们该事事失败，）我们里面，都该有一种反应，就是立即谦卑的承认这成功所内含的罪恶；因为每当我们面临成功的时候，我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摸着了世界的系统。每当我们对某种成就觉得自满的时候，我们立刻会觉得我们摸着了世界。我们也会知道，我们已经把自己摆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我们岂非已经赞同全世界都在审判之下麼？如今（让我们试着理解这事实）那些领悟这点，并承认他们有这需要的人，就藉此得保护。

但难处是我们有多少人知道这点？甚至那些只是在自己家里过生活的人，也和那些有伟大公开成就的人一样，很容易落入今生骄傲的网罗。甚至一个在厨房里的女人，每天作饭或款待客人，也能摸着世界及其自满。凡不是归给神的荣耀，都是虚荣；希奇的是，连那些微不足道的成功，都能产生虚荣。无论在那里，我们碰着骄傲，我们就碰着世界，我们与神的交通就立刻有漏洞。哦，愿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清楚看见世界是甚麽！不仅恶事，凡牵引我们渐渐离开神的事，也都是那敌对他之系统的分子。因着某种正当工作的成就而有的满足，也能成为我们与神之间的阻隔。因为它在我们里面唤起的是今生的骄傲，不是对神的赞美，所以我们就能确实的知道，我们摸着了世界。因此，我们若要维持与神的交通不受玷污，我们就需要一直儆醒并祷告。

那麼，怎样才能逃离魔鬼所设，要捉住神子民的这个陷阱？首先让我着重地说，脱离的路不是藉着我们的逃跑。许多人以为我们设法禁戒世界的事，就能逃避世界。那是愚昧的。我们怎能用属世的方法，来逃避世界的系统？让我们回想耶稣在马太十一章十八、十九节的话：『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有些人以为施浸者约翰在这里提供了逃离世界的方法，但『也不吃，也不喝』不是基督徒的信仰。基督来了，也吃，也喝，那才是基督徒的信仰！使徒保罗说到『世上的小学，』他说明这些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西

二20，21。）所以禁戒主义只不过是属世的方法，我们怎能盼望用属世的小学来逃离世界的系统？然而多少热心的基督徒撇下各种属世的享乐，盼望藉此蒙拯救脱离世界！你能到穷乡僻壤为自己筑个茅舍，隐居在那里，逃避世界；但甚至那样，世界也会跟着你到那里去。无论你藏在那里，世界都会尾随着你，将你寻出来。

我们蒙拯救脱离世界，不是开始於舍弃这个或那个，乃是开始於我们有神的眼光，看见世界乃是在死的判决之下。本章开头所引用的表号，给我们看见『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启十八2。）死刑总是对活人，不是对死人宣判的。就一面说，今天世界是活的势力，残酷的追踪并搜寻它的对象。死刑宣判了，虽



然要到将来才执行，但死亡是确定的。被判死刑的人，除了监禁在囚室中等死以外，没有别的前途。同样，世界在审判之下，没有前途。我们说，世界系统尚未『卷起来，』（来一12，）被神了结；但卷起来是既定的事。我们看见这点，就完全不一样了。有些人用禁欲主义寻求从世界得拯救，就像那施浸者约翰，也不吃，也不喝。那是今天的佛教，不是基督徒的信仰。我们基督徒也吃，也喝，但我们吃喝的时候，领悟吃喝是属於世界，并且与世界同在死的判决之下，所以吃喝无法管辖我们。

假定上海的市政当局下令，要关闭你所任教的学校。你一听见这消息，就领悟你在那学校里没有前途了。你继续在那里工作一段时间，但你不会在那里为着前途建立甚麽。在你听见学校要关闭的那一刹那，你对学校的态度改变了。又比方说，假定政府决定关闭某家银行。你会赶紧存入巨款，以挽救银行，使它不倒麽？不，一旦你听见它没有前途，你一分钱也不会再存入。你不再把钱存入，因为你对它毫无期望。

我们可以有根据的说，世界是被裁定要关闭的。当她的军兵与羔羊争战，当这位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藉他的死与复活，胜过了他们时，巴比伦就倾倒了。（启十七14。）她没有前途了。

基督十字架的启示使我们发现这事实，就是藉着十字架，属於世界的一切，都在死的判决之下。我们仍继续活在世上，并使用世物，但我们不能用它们建立我们的前途，因为十字架粉碎了我们对它们的一切盼望。我们可以实在的说，我们主耶稣的十字架毁了我们世界的期望；我们在世界上没有甚麽可以为之而活了。

没有一种真正从世界得救的方法，不是从这样的启示开始的。我们只要试着从世界跑开，以逃避世界，就会发现我们何等爱世界，世界又何等爱我们。我们可以逃到任何地方去避开世界，但世界必然会追上我们。然而，我们一旦觉悟世界注定要毁灭，我们就必定失去对世界的一切兴趣，世界也无法抓住我们了。我们只要看见这点，就自动与撒但的整个体系分离了。

保罗在给加拉太人书信的末了，非常清楚的陈述这点。『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六14。）这一节有甚麽特别引起你的注意？关于世界，e说到十字架工作的两面，就是我们在上一章略略题过的。『就世界而论，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这话相当符合我们对於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的领会，如罗马六章的经文所说明的。

但这一节也特别说，『就我而论，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上。』神带着基督完成之工的启示临到你我的时候，不只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在十字架上。他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世界也在十字架上。你我若不能逃避十字架的审判，那麽世界也不能逃避十字架的审判。我真看见了这点麽？这是问题之所在。我看见了这点，就不会试着弃绝我所爱的世界；我看见十字架已弃绝了它。我不会试着逃避那依附在我身上的世界；我看见藉着十字架，我已经逃脱了。



从世界得拯救的路，与基督徒生活中许多别的事一样，使我们多数人惊奇，因为它与所有人的天然观念迥然不同。人以为使自身远离他看为危险的地带，就能解决世界的问题。但身体的离开并不产生属灵的离开；反之亦然，身体与世界的接触未必使灵被世界所掳。受世界属灵的捆绑是属灵眼瞎的结果，得拯救是我们眼睛得开的结果。无论我们外面与世界的接触有多密切，只要我们真看见世界的性质，就从它的权势得释放。世界的基本特性是属撒但的；它是与神为敌的。我们看见这点，就是得着拯救。

让我问你：你的职业是甚麽？是商人？是医生？不要离开这些职业。只要把这句话写下来：买卖在死的判决之下；医药在死的判决之下。你若真实的这样作，此後你的生活就会改变。在那与神为敌而受审判的世界中，你会知道如何生活，作真正爱他、敬畏他的人。





## 第五章 区别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请留意约翰八章二十三节里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话：『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请我们特别留意这里用『从』和『属』字，此二字在原文都是ek，意思是『出於，』含示起源。这里说，『你们是属（或，来自，出於）这世界的。』所以这段话的意思是：『你们起源的地方在下面；我起源的地方在上面。你们起源的地方是这世界；我起源的地方不是这世界。』问题不是：你是好人或坏人？问题乃是：你起源的地方是甚麽？我们不问，这件事对麼？或，那件事错麼？乃问：它起源於那里？起源断定一切。『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约三 6。）

所以耶稣转向他的门徒，就能用同样的希腊介系词说，『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十五19。）这里有同样的说法：『不属世界，』此外有另一个更有力的说法：『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这後半句有双重的强调。前面有一个ek，就是『从，』除此以外，动词『拣选』（eklego）本身包含另一个ek。耶稣这话的意思是说，他的门徒已经从世界被拣选出来。

每位信徒的生命中都有这双重的ek。从那叫作kosmos的庞大组织中，从属於它、与它有牵连的千万人中，从那一切之中，神呼召了我们。因此『教会』（原文，ekklesia）这名称，意思是神『所召出来的人。』从庞大的 kosmos 中间，神在这里呼召一人，在那里呼召一人，凡他所呼召的人，他都把他们召出来。没有一个神的呼召，不是『从』世界召『出来』的。教会是召出来的人。在神的心意里，没有一个蒙召的人不是召出来的。

你若是蒙召的人，你就是被召出来的人。神若呼召了你，那麼他是呼召你在这世界系统之外活在灵里。原来我们在那撒但的系统里，无路可逃；但我们蒙召了，这呼召将我们带出来。是的，这样说是消极的，但对我们的构成而言，还有积极的一面；因为我们神的子民有两个称呼，每一个都很有意义，视乎我们从那一个角度看自己。我们若回顾我们已往的历史，我们就是被召出来的人，教会；但我们若注意我们今日在神里面的生命，我们就是基督的身体，在地上彰显那在天上的基督。从神拣选我们的观点看，我们是从世界出来的；但从我们新生命的观点看，我们一点不属世界，乃是从上头来的。一面我们是蒙拣选的人，从世界系统被呼召并拯救出来。另一面我们是重生的人，完全与那系统无关，因为我们是凭着那灵从上头而生的。所以约翰看见圣城『由神那里从天而降』（启二一10。）身为神的子民，天不仅是我们的定命，也是我们的起源。

这是惊人的事，你我里面有一种元素，在素质上是属於另一个世界。它的确属另一个世界，无论这世界如何进展，它在样式上绝不会向这世界迈进一步。我们所得着、神所赐的生命，是从天上来的，绝不是在世界里。这生命与世界不相符，却与天完全相符；虽然我们天天与世界相调，但这生命绝不会让我们在世界定居，不会让我们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家。

让我们看一下这神圣的恩赐，这住在重生之人心里基督的生命。关于这点，使徒保罗有许多要说的。在哥林多前书一段满有亮光的话里，他作了显着的双重



陈述：（一）神自己将我们放在基督里，（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一30。）这给我们看见神在他儿子满足了人全部的需要。我们在别处说过，（见『正常的基督徒生活』第十章，）神不是将公义、圣洁等品质，零星的分给我们，叫我们领取所需要的。他乃是将基督赐给我们，作为包罗万有的答案，应付我们一切的需要。他已经将我放在钉十字架并复活的基督里，基於此，他使他的儿子成为我的公义、我的圣洁、和我所缺少的一切。

现在我要请你留意末了一个辞：『救赎。』因为救赎与世界关系密切。你必定想起以色列人是从埃及被『救赎』出来，埃及当时对他们而言就是全世界，对我们乃是这受撒但管辖之世界的表号。神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華，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救赎你们。』所以神将他们带出来，在他们和法老的追兵之间，设立审判的防线，因此摩西能歌唱说，以色列人是『你所赎的百姓。』（出六 6，十五 13。）

我们要在这事的光中，来看保罗的双重陈述。（一）神若将我们放在基督里，那麼基督既完全在世界之外，我们也就完全在世界之外。他现今是我们的范围，我们在他里面，自然就在另一个范围之外。父『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西一13~14。）这个迁移，是我们前两章的主题。

再者，（二）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若这是说，神把他赐给我们作救赎，那麼这意思就是神在我们里面，设立基督自己作防线，抵挡世界。我见过许多青年基督徒试着抵挡世界，试着用一种或另一种方法过不属世的生活。他们发觉这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这样的努力也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基督凭他自己素质的不同，就是我们对世界的防线，此外我们不再需要甚麽。为着我们的救赎，我们无须作甚麽，正如以色列人无须为他们的救赎作甚麽。他们只信靠神为他们伸出救赎的膀臂来。神也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我心里有一道防线，设立在我与世界之间，就是另一种生命的防线，即我主自己之生命的防线，神已将那防线设立在那里。因着基督，世界无法摸着我。

所以我何需试着抵挡或逃避今世事物的系统？我若要在自己里面，找出一点甚麽用以面对并胜过世界，我立即发觉在我里面的一切都渴求那世界；我若挣扎着自己与世界分离，我不过越来越被缠住。但我一旦认识基督在我里面是我的救赎，并且在他里面，我已经完全了了，我的挣扎就止息了。我只要告诉他，關於这『世界』的事，我不能作甚麽，但我全心感谢他，他是我的救赎主。

也许你们会嫌我罗嗦，但我要再说，世界的特性实际上与我们从神所得着那灵分授的生命不同。基本上，乃是因为我们有神所赐的这新生命，世界就恨我们，因为世界不恨属自己的一类。这根本的不同，的确无法使世界爱我们。『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

世界在我们里面看见人天然的诚实和高雅，就会欣赏，并表示尊敬和信任。但世界一在我们里面看见不属我们自己的东西，就是我们所有分於的神的性情，就立刻引起它的敌意。给世界看见基督徒信仰的果子，它会赞许；给世界看见基督徒的信仰，它会厉害的反。你若让世界随意发展，它绝不能产生一个基督徒。它能效法基督徒的诚实、基督徒的礼貌、基督徒的爱心，这些可以，但



它绝不会渴望产生一个基督徒。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得着了世界的赏识和尊敬。世界能容忍这个；它甚至能吸收并利用这个。但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基督在基督信徒里面的生命，乃是世界所恨的；无论在那里，世界遇见这生命，必然会反对这生命，要将其置於死地。

基督教的文明是企图使世界与基督调和的结果。在旧约的表号里，我们看见摩押和亚扪代表这事，摩押和亚扪乃是罗得与所多玛牵连并妥协的间接结果；历史证明，摩押或亚扪对以色列人的敌意，不亚於异教的列国。基督教的文明证明它能与世界搀杂，甚至在紧要关头我们发现它站在世界那一边。然而，有一样永远与世界分开，也绝不能与世界搀杂的东西，那就是基督的生命。二者的性质是互相敌对，不能相容的。在世界所能产生性情最好的人，和最微不足道的基督徒之间，没有共同的立场，因而无法比较。因为天然的良善，是我们凭着天然的出生所得着，并且能凭着我们自己的方法自然发展的东西；但属灵的良善，用约翰的话说，是『从神生的。』（约壹五 4。）

神在世界上建立了宇宙教会；并且在一地又一地栽种了许多地方教会。我说，是神作了这事。所以，我们若期望他藉着使我们的身体与世界分离，而拯救我们脱离世界，乃是不合理的。但许多真诚的基督徒因着恐怕被同化，而大感困惑。他们问，神若将地方教会栽种在这里，有一天教会会被世界再同化麼？

事实上这对活的神没有问题。由於教会的起源不属世界，所以神的家与世界没有相符之处，因而世界不可能同化教会。这当然不是我们神儿女的功劳。教会是属天的，不是因为我们切慕属天，乃是因为我们是从天上生的。倘若因着我们属天的起源，我们就不用凭自己的努力往天上去，同样的，我们也就不用设法使自己的身体与世界隔绝。世界怎可能与属另一世界的搀杂呢？因为属世界的一切都是虚空的尘土，而属神的一切都有神生命的奇妙品质。日本飞机轰炸南京市以後，有些弟兄曾协助救援工作。他们站在被炸毁的房子前，不知从何处着手，忽然砖头、木头猛然隆起，有一个人出现了。他抖落身上的尘土和碎石，起身并挣扎着站起来。断梁、破瓦落在他後面，尘土又静止下来，但他活活的走了出来！只要有生命，何惧搀杂？

约翰十七章记载耶稣向父的祷告，其中有一个最引人注意的恳求。耶稣重复说，『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以後就继续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ek）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ek）那恶者。』（14，15。）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原则，我们到下一章要详细来看。基督徒在世界上有重要的地位。虽然他们从那恶者和他的系统得拯救，但他们还没有从他的地盘被撤出。他们在那里有当尽的本分，是他们不可免除的。如我们所看见的，热心宗教的人想要藉着脱离世界而胜过世界。这绝不是我们基督徒的态度。我们蒙召，就是要在世界得胜。神为我们创造了与世界的区别，我们就欢然接受神将我们安置在世界里的事实。这区别，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从神所得的恩赐，乃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保障。



## 第六章 世上的光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耶穌能不惧挑战的说，『我是世界的光。』（约八12。）他的宣告一点也不令我们惊奇。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他对他的门徒说，（这含示也是对我们说，）『你们是世上的光。』（太五14。）他不是劝我们要作那光；他明白的说，我们就是世上的光。无论我们是将我们的光带到人前让人看见，或是向人藏起来，我们都是世上的光。神的生命栽种在我们里面，这生命本身和周围的世界完全不同，乃是神所设计的光源，要藉着对比显明世界本有的黑暗，以照亮世人，使他们看见世界真实的特性。因此耶穌接着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五16。）由此我们清楚看见，今天我们若使自己与世界隔绝，就是使世界失去惟一的光，这一点都不荣耀神。这样作只是阻碍神在我们和人类身上的定旨。

我们先前看过，施浸约翰的一生相当不同。事实上他的确从世界隐退，独自在旷野过刻苦的生活；圣经告诉我们，他以蝗虫野蜜维生。人到那里去寻找他，因为甚至在那里他也是焚烧、照耀的光。但圣经题醒我们，『他不是那光。』他来只是为光作见证。他的见证在旧约的先知中是最後、最大的，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见证向前指着耶穌。惟有耶穌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并且他的确『在世界，』不是在世界之外。（约一9，10。）基督徒的信仰是从他而来。神能用在旷野里呼喊的约翰，但他绝不要他的教会成为蒙拣选，却凭禁戒原则生活的一班人。

先前我们看见禁戒主义—『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不过也是世界系统里的一个元素，因此它本身就值得怀疑。（西二21。）但我们必须进到更往前的阶段，在这事上使徒保罗给了我们进一步的帮助。在罗马十四章十七节他表明，基督徒的生活乃是完全脱离了我们作甚麽和不作甚麽的争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这就是说，神的国一点不是显在吃喝等事上—『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这是在完全不同的范围里。基督徒生活、受引导，不是凭着某些规则，指定他能与人交往到何种程度，乃是凭这些由神的圣灵向他传达的内在性质。

关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我们要特别看一下其中的第二项，这对我们是有益的。因为我们发觉，和平（或作，平安）是神答应他儿子的祷告，使他能保守我们脱离那恶者的有力元素。（约十七 15。）

在神自己里面有平安，这是一种灵中深处不受骚扰的平静，使他面临极度的冲突和矛盾时，也不感烦恼，不受骚扰。耶穌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约十33。）事情一出错，我们就何等容易感到烦恼！但我们曾否停下来思想，神的心所专注的伟大定旨出了甚麽差错？那是光的神，有一个永远的计画。他使光从黑暗里照出来，将这世界设计为成全那计画的舞台。

然後我们知道撒但进来阻碍神，使人不爱光，倒爱黑暗。虽然有这挫折，（我们对这挫折的含意认识得太少了，）但神在他自己里面保有不受骚扰的平安。保罗告诉我们，神这平安在基督耶穌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腓四 7。）





腓立比四章七节的『保守，』原文有守卫的意思。敌人要进到我这里来，必须先打败门口武装的守卫，必须先胜过守卫部队，才能摸着我。所以我敢像神一样平安，因为那在保守神的平安，也在保守我。这是世人不知道的事。『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约十四27。）

人何等不认识耶稣！在他们眼中，他无论作甚麽都是错的，因为那在他们里面的光已经黑暗了。他们甚至敢把在他里面的灵当作鬼王别西卜。但他们指控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时，他的反应如何？『父阿，…我感谢你！』（太十一19，25。）他不为所动，因为他在灵里，安居在神的平安里。

我们可以回想他受难的前夕。每件事似乎都出了差错：朋友在黑夜里出去出卖他，另一人在怒中拔出刀来，人躲藏起来，或仓皇走避，赤身而逃。在这一切当中，耶稣对那些来捉拿他的人说，『我就是，』他是那样安详，那样平静，毫不紧张，反而那些来捉拿他的人战兢而退後倒下。这是在每代殉道者身上重复的经历。他们能受酷刑，或被焚烧，但因为他们有他的平安，旁观者只能希奇他们的尊严和镇静。所以，保罗描述这平安是出人意外的，这一点不足为奇。

『在世上』我们有苦难，『在我里面』我们有平安，耶稣所描绘，二者之间的对比，是何等显著。神若将我们置於其中之一，受其压力、要求和需要所困，他也将我们置於另一位里面，使我们在这一切当中蒙他保守，不受骚扰。有一次，耶稣自己曾问：『谁摸我？』（可五30。）在迦百农的群众里，一人相信的一摸，触动了主的心。这符合他自己怜恤的心，而其馀拥挤他者的挤压，却没有这样的效力。他们不耐烦的拥挤，一点没有摸着他，因为他们与他之间，少有相通之处。『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约十四27。）我们的生命若是人的生命，我们就为世界所摇动；若是灵的生命，就不为属世的压力所摇动。

『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神的国与这样的事有关。所以，让我们绝不要被引到『吃喝』的老旧范围，因为我们所关心的既不是规定这些事，也不是禁戒这些事，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所以我们国度的人不需要禁戒这些。我们胜过世界不是藉着放弃世界的事，乃是藉着积极的成为属另一个世界的，得着世界不能赐给，人又极其需要的爱、喜乐、平安。

我们不只要不要寻求逃避世界，我们还需要看见，我们被神安置在世界里，有何等的特权。『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约十七18。）这是何等的一句话！教会是耶稣的继续，是神在撒但地盘当中建立的神圣殖民地。教会是撒但无法忍受的，就像他不能忍受耶稣自己一样，但教会是他无论怎样也不能除去的。教会是属天的殖民地，是在他地盘上别人的土地，他对此完全无能为力。保罗称我们为在弯曲悖谬世代中神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腓二 15。）神特意将我们放在 kosmos 中，要显明它是甚麽。我们要照出神圣的光，叫所有的人一面看见它是那样蔑视、背叛神，另一面看见它是那样无有和空虚。

我们的工作不止於此。我们要向人传好信息，他们若肯回转，神在耶稣基督面上的光，必释放他们脱离世界虚妄的虚空，使他们进入属他的丰满。引起撒但仇恨的，乃是教会这双重的使命。没有甚麽像教会在世界上这样刺激他；也没有甚麽比看见教会那暴露真情的光被挪去，更叫他欢喜。教会是神敌人肋下的荆棘，是



一直激怒并困恼他的根源。只要我们在世界上，就是把困扰堆在撒但身上。所以我们为甚麽要离开世界呢？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可十六15。)这是基督徒的特权，也是基督徒的本分。那些想要从世界退隐的，不过证明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仍受世界思想方式的辖制。我们『不属世界』的人一点也没有理由要离开世界，因为世界是我们该在的地方。

所以我们无须放弃我们世俗的职业。万不可如此，因为那是我们为主作工的工场。在这件事上没有世俗的顾虑，只有属灵的顾虑。我们的生活不是分隔成两部分，在教会中作基督徒，其余的时间作世俗的人。神无意让我们的职业或工作中，有任何一件事是与我们作他儿女的生活脱节的。我们所作的每件事，不论是在田里或公路上、在商店、工厂、厨房、医院、或学校里，由基督之国的角度看，都有属灵的价值。每件事都要宣告是为着他的。撒但宁愿这些地方都没有基督徒，因为他们在那里无疑是妨碍他的。所以他试着恐吓我们脱离世界，他若作不到，就使我们与他的世界系统有所牵连，有世界的想法，凭世界的标准规律我们的行为。两者中任何一面都是他得胜。但我们虽然在世界上，而我们一切的盼望、我们一切的兴趣、和我们一切的前途，都不在世界上，这就是撒但的失败，神的荣耀。

论到耶稣在世界上，圣经说，『黑暗不能胜过光。』(约一5，另译。)圣经没有一处告诉我们要『胜过』罪，却明确的说我们要胜过世界。关于罪，神的话只说到得救；关于世界，神的话说到得胜。

我们需要得拯救脱离罪，因为神绝不要我们与罪有任何接触；但我们不需要，也不该寻求，得拯救脱离世界，因为我们接触世界乃是在神的旨意里。我们不是得拯救脱离世界，乃是因着从上头生，就胜过世界。我们胜过世界，就与光胜过黑暗一样，有同样确定的把握。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麼？』(约壹五4~5。)得胜的关键总是我们与得胜的神子之间信心的关系。他说，『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约十六33。)惟有耶稣能作这样的宣告。他能这样作，因为他先前就能确言：『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十四30。)这是地上的人首次说这样的话。他这样说，他也得胜了。藉着他的得胜，世界的王就被赶出去，耶稣就开始吸引人归他自己。

因为他这样说了，如今我们也敢这样说。因为我重生了，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约壹五4，)我就能在我主从前所在同样的世界上，我也能与他一样完全从世界分别，好像灯放在灯台上，照亮所有进入家里的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四17。)教会荣耀神，不是藉着脱离世界，乃是藉着将神的光照射在其中。天不是荣耀神的地方，天将是赞美他的地方；荣耀他的地方是在这里。



## 第七章 与世界分离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我们看过教会是撒但肋下的荆棘，使他非常不舒服，并且减少他行动的自由。教会虽然在世界上，但她不仅拒绝帮助世界的建设，也坚持宣告对世界的审判。如果这是事实，如果教会一直是使世界激怒的根源，那麼世界同样一直是使教会忧伤的根源。因为世界一直在发展，所以它使神子民苦恼的能力也在扩大；事实上，教会今天所必须面对世界的势力，是教会初期所没有遇见过的。那时神的儿女遭遇公开的逼迫，是在外面身体上受到攻击。（徒十二，林後十一。）他们总是与物质、摸得着的事物冲突。如今神的儿女在世界上所遭遇的主要困扰，是更狡诈的，是在物质事物背後摸不着的势力；那不是圣别的，乃是在属灵上邪恶的。今天那属灵势力的影响力远大於当初；不仅是更大的；如今还有一种元素是从前所没有的。

在启示录九章我们读到一种发展，这对该书作者而言，是遥指将来。『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惟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1~4。）这是表号的说法，但从天落到地上的星显然是指撒但，并且我们知道无底坑是他的管区—可以说是他的仓库。这样看来，末期将有一种标记，就是他要特别使出他的手段；人要发觉自己与一种属灵的权势对抗，是他们以前所没有对抗过的。

这正符合了我们今日的光景。的确，在这世代结束时，罪与暴力会过於从前，但神的话很清楚，教会届时必须特别与其搏斗的不是这些，乃是日常事物中属灵的势力。『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得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得出所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路十七26~29。）耶稣在这里所着重的，并不是说吃喝、嫁娶、商业、农业、工程等，是罗得和挪亚日子的显著特徵，乃是说这些要特别成为末後日子的特点。『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30。）这是要点。因为这些事本身不是有罪的，不过是世界的事。在你已过的年日中，你曾像现今这样留意美好的生活麼？今天衣、食的事成了神儿女特别的重担。我们要吃甚麽？我们要喝甚麽？我们要穿甚麽？对许多人而言，这些几乎是惟一的话题。有一种势力迫使你思想这些事；你要生存就要留意这些事。

但圣经警告我们，『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等等。（罗十四17。）圣经吩咐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并且向我们保证，我们这样作，这些东西就都要加给我们了。圣经叫我们不要为衣、食忧虑，因为神若看顾野地的花，空中的鸟，他岂不更看顾我们属他的人麼？但由我们的忧虑来看，似乎神只看顾花、鸟，而不看顾我们！

现在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就是这样的光景是反常的。这些日子，许多基督徒过分留意吃喝，无论是为着生存或奢华，这是非常不正常的情形，并且背後有超然的意义。因为我们在这里所面对的，不只是吃喝的问题；我们是面对鬼。撒但构



想，并控制世界的体系，且豫备好藉着世界的事，用鬼的权势，将我们诱入其中。今日许多事情的现状，若不从这一点来看，就无法说明。哦，愿神的儿女能觉悟这事实！往日神的圣徒遇见各种难处；但在压力当中，他们能仰望并信靠神。然而，在今天的压力中，他们十分受困扰，受迷惑，似乎无法信靠他。哦，让我们领悟，撒但是这一切压力和混乱的起源！

在婚姻的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在这方面从来没有像今天遇见这么多问题。青年人打破老旧的传统，却没有新的指引取而代之，於是更加混乱。这事实的原因不是自然的，乃是超然的。嫁娶在任何时代都是健全、正常的，但今天有一种非自然的元素，闯入这些事中。

耕种、盖造如此，买卖也如此。这些事都可以完全是合法、有益的，但今天这些事背後的权势压逼人，到一个地步，使人受迷惑，并失去平衡。今天推动世界系统的邪恶势力促成一种光景，就是产生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有人根本不能维生，另一个极端是有人有特别的机会大量敛财。一面许多基督徒陷於空前的经济难处中，另一面许多人面临前所未有的致富机会。这两种光景都是反常的。

这些日子你进到任何人的家里，听听人的谈话，你会听见这类的话：『上周我以这样的价钱买了某样东西，因而省了许多钱。』『幸好我一年前买了，否则我会损失惨重。』『你若卖，就趁现在行情好赶快脱手。』你岂不是看见人跑来跑去，狂热的作买卖？连医生也在囤积面粉，织布商也在销售纸张，以前从未摸过这类事的男男女女，现在被投机的潮流冲得站不住脚。他们被卷入商场的漩涡，疯狂的团团转。你岂没有察觉这种光景不是自然的？你岂没有看见这里有一种权势在掳掠人？人不是理智的行动；他们已经失常了。今天的买卖，不只是赚一些钱或赔一些钱的问题。这是摸着撒但系统的问题。我们生活在末世，有一种特别的权势被释放出来，人无论愿不愿意，都在它的驱使之下。

所以今天问题不重在罪恶，乃重在世界。谁敢说你的吃喝是错的？谁敢反对嫁娶？谁会过问你买卖的权利？这些事本身没有错；错乃是在於这些事背後的属灵势力，藉着这些事作媒介，无情的压逼我们。哦，愿我们能觉悟这事实，这些事虽然很平常，很简单，却被撒但用来诱惑神的儿女，使他们落入他世界体系的大网罗。

『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路二一34。）注意耶稣所说的『今生。』在希腊文的新约里，一般用三个字指生命：奏厄（zoe），指属灵的生命；朴宿克（psuche），指心理的生命；白阿司（bios），指生物的生命。这里所用的是末了一个，以形容词的形式出现，就是白阿提口司（biotikos），在此译为『今生的。』主在警告我们要儆醒，免得我们过分受今生的思虑压逼，这就是说，为衣食这类与我们目前在地球上生存有关的平常事忧虑。

亚当和夏娃就是在这样简单的事上堕落，有些基督徒也因这样简单的事，而忽略了神属天的呼召。问题总是在於我们的心在那里。我们受劝勉，不要让我们的心为这些事所『累住，』使我们受亏损。这就是说，我们不要让这些事成为我们的重担，将我们压倒。实在说来，我们要在灵里，与我们在屋里或在田里的东西分离。（路十七 31。）





我们要领悟我们是谁！我们是教会，就是世上的光，照耀在黑暗之中。让我们在这里这样过生活。

已往教会弃绝世界的作法；如今她不仅使用这些作法，并且滥用这些作法。当然我们必须使用世界，因为我们需要它；但是我们要对它没有欲望，不恋慕它。所以耶稣接着说，『你们要时时儆醒，常常祈求，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路二一36。）若不是有属灵的实力要防备，神会催促我们儆醒祷告麼？我们不敢听天由命，乃须时时儆醒，使我们真正在灵里不为这世上的事所累住。有些世界的事，对我们的生存是必需的；关心这些事是可以的，但被这些事累住却是不该的，并且可能使我们失去神的上好。

启示录说到撒但要在政治世界、（十三章、）宗教世界、（十七章、）并商业世界（十八章）里，建立他敌基督的国。他强暴的掌权，末了要显在政治、宗教、和商业这三重的基础上。在启示录十七、十八章，撒但的国以巴比伦为表号而出现，那是撒但特别的工具。巴比伦似乎代表败坏的基督教—也许是指罗马，但比罗马更大、更狡诈；她受审判是基於她的贸易。整个十八章的记载都是围绕着商人和商品。那些悲叹那大城倾倒的人，从君王到船上水手，都因她繁荣的贸易忽然停止而悲伤。那使巴比伦的灵再度繁荣，并且在她倾倒时使人悲哀的，显然不是宗教，也不是政治，乃是贸易。我们不敢强调说，纯商业是错误的；但基於神自己的话，我们的确可以说，商业的开始与撒但有关，（结二八，）它的结束与巴比伦有关。（启十八。）并且根据我们痛苦的经历，我们也可以说，『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彼後一4，）在商场上比其他地方更无情的追逐人，甚至追逐有最高原则的基督徒；离了神的恩典，他们都要被这些胜过，以致完全败落。

我们对巴比伦是否有警觉？商人哭泣，天上却响起阿利路亚之声！（十九1。）这是新约惟一记载『阿利路亚』的地方。（1~6。）我们和声响应麼？

我们一接触商业，就落在危险的范围里。倘若我们因着职业的缘故，从事纯贸易，我们若恐惧战兢的这样作，也许藉着神的帮助，我们能逃离魔鬼的网罗。但我们若过於自信，就没有希望逃离这样的工作所引起寡廉鲜耻的自私与自利。所以这些日子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逃避买卖、吃喝、嫁娶；如今的问题，乃是要逃避这些事背後的权势，因为我们不敢让那权势胜过我们。

那麼，我们若要在神的旨意中持有物质的事物，秘诀在那里？秘诀在於我们持有这些东西，是为着神；这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积存无用的贵重品，或积蓄巨额银行存款，乃是为他积儆财宝。你我必须完全甘愿，随时舍弃一切。无论我舍弃二千元或仅仅二元，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我能否舍弃我所有的，而无任何後悔与痛惜。

我这样说，不是要大家丢弃一切；那不是要点。要点是身为神的儿女，你我不可为自己积蓄财宝。我若保存一样东西，是因为神对我的心说了话；我若与它分开，也是为着同样的缘故。我保守自己在神的旨意中，神若要我给，我也不惧怕的给出去。我保存任何东西，都不是因为我爱它；当呼召来了，要我将它撒在背後，我就毫不惋惜的让它去。这就是与世界分离，向世界自由，分别归神。



## 第八章 彼此洗脚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在约翰福音的记载里保存了一件事，是别的福音书中没有记载的。这件事满了神圣的意义，并且非常能帮助我们明白在世界上生活的问题。我是指十三章的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用手巾束腰，拿着水盆，洗门徒的脚。耶稣这举动中有好些功课要教导我们，我在这里不打算全部细述。我要请大家特别来看他在事後的吩咐。『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作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作的去作。…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14下~17。）这个彼此洗脚是指甚麽？我该洗我弟兄的脚，我的弟兄也该洗我的脚，这是甚麽意思？

这里所特别强调真理的要点是复苏。我们在下文就会看见，我们这些主的儿女有一件事对主是非常宝贵的，就是我们该学习使我们的弟兄得复苏，他们也该是使我们的灵得复苏的凭藉。

我要先说明，这段话与罪无关。无论我赤脚走路或穿着拖鞋，甚至穿着鞋，脚上沾染尘土是无可避免的事。但我跌倒了，辊在尘土中，以致身上、衣服上沾满尘土——这就不是无可避免的；这完全是错的！我是必须从一地走到另一地，但为了到那里，我完全不需要沿街打滚。我能走到那里，但不用在泥中折腾。

同样，在基督徒生活中，绊跌、跌倒，然後在尘土中折腾，的确是罪。这要求我们悔改，并需要神的赦免。我不需要那样与主同行，我不能以『我这样偶尔跌倒，是无可避免的』为藉口。那是错的，这一点我们都同意。

但关于我们脚上的尘土，要点是这样：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多谨慎，当我们行经世界的时候，我们脚上沾染东西是无可避免的。当然，我们若一点也不接触地，我们就不会沾染甚麽。但要达到这点，我们就必须被提。我们若接触地（谁真心盼望不接触地？）我们就必定沾染地上的东西。甚至我们的主耶稣也以这话责备接待他的主人：『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路七44。）所以请记住，约翰十三章的互相洗涤与犯罪无关；罪总是藉着血得赦免，但无论如何，神还是要我们蒙拯救脱离罪。彼此洗脚乃是与我们每天在世界上行走有关，我们在其中难免沾染尘土。耶稣说，『你们是乾净的。』（约十三10下。）这是宝血所作成的。『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乾净了。』（10上。）洗过澡是就着罪而论的。

但我们在撒但的国里行动，的确有东西沾染我们，使我们身上好像有一层薄膜，成为我们与主之间的间隔。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摸世界的事物：世界的职业、世界的享乐、世界败坏的价值标准、和世界完全不敬虔的景况。因此耶稣下结论说，『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乾净了。』

现在我们来查看这一点实际的应用。你们有些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必须到机关或商店上班，一天工作七、八小时。你们这样作并没有错。在商店或工厂工作不是罪。但你从工作的地方回家，你岂不发觉自己疲惫，没有属灵精神，并且事事提不起劲？你遇见弟兄，但你不容易直接与他说到神的事。好像有一层甚麽污染了你。我再说：那未必是罪；只是你与世界的接触，使你身上蒙上了一层污染的薄膜。你脱不了这种感觉，你里面向着主似乎不能立刻起来。你早晨与他明亮的接触似乎黯淡了；新鲜失去了。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又或者我们有些姊妹必须料理家务。假设一位年轻的母亲在豫备晚餐，炉子上在煮东西。忽然婴孩哭了，门铃响了，牛奶烧开了，这一切忽然同时发生。她顾此失彼！等到一切终于安顿好了，她坐下来，似乎需要一种能力，使她能再起来向着神。她感觉到那里有个东西——不是罪，乃是好像每件事上都蒙了尘土。好像有一层薄膜黏着，介于她与她的主之间，她觉得被沾染，被污秽了；似乎有了拦阻，使她无法立刻进到神前。我想这事例为我们说明洗脚的需要。

许多时候我们因着俗务疲乏困倦。我们跪下祷告，发觉自己必须等候片时；似乎需要十或二十分钟，才回到我们真正能达到神的地位。或者我们坐下来读主的话，发觉需要断然的努力，才能恢复向他说话的敞开。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若遇见一位带着满溢的心，与神有新鲜交通的弟兄，那是何等美好！他无意要作甚麽，不过自然拉着我们的手说，『弟兄，赞美主！』他也许不知道，但无意中，他好像带着抹布把一切都擦乾淨了。我们立刻觉得我们与神的接触得了恢复。

有时候你也许因着一天工作的辛苦，带着沉重的灵进入祷告聚会中。也许有人祷告，你仍然觉得沉重；另一人祷告，也没有甚麽不同。但后来有一位弟兄或姊妹祷告，你立刻觉得提升的能力。你得了复苏；你的脚得了洗净。那麽，洗净是甚麽意思？意思就是恢复到原初的新鲜。意思就是把事情带回到一种明朗的地步，好像才从神的面前、刚从他的手中出来。

我不知道有多少次自己感觉到这样下沉，那搅扰我的并不是罪，乃是一层世界尘土的感觉；然后我遇见一位弟兄或姊妹，对我的光景也许一无所知，但他说了一句话，就使一切都明亮过来。你遇到这样的人，就觉得一切的黑暗消失了，那一层薄膜清除了。赞美神，你得了复苏，并且立刻被带回到能直接享受与他接触的光景中。这就是洗脚——使我在基督里的弟兄得复苏，又将弟兄带回到好像他刚从神面前出来的地位。主渴望在他儿女中间看见的，乃是这样彼此的服事。

我们若与神同行，只要我们愿意，就没有一天我们不会使我们的弟兄复苏。这是一种最大的服事。也许不过是握握手，也许是几乎在无意中说的鼓励的话，也许只是我们脸上所照耀的天光。主若在我们身上有他的路，并且我们自己与他之间没有云雾遮蔽，我们就会不知不觉的被主使用。这事我们也许不知道，因为不想要知道更好——事实上，从来不知道也许更好。但无论我们知道与否，我们都一直被主使用，来使我们的弟兄得复苏。他下沉并在黑暗里，他心里有重担，眼前有帕子遮蔽，他受了沾染，受了玷污，这时他会到我们这里来。他也许没有逗留很久，可能不过几分钟，就是要得着这种服事，要从神得恩典作他的帮助。我们常常以为，我们若能讲长篇大道，得着广大的听众，那就好了；然而有这种讲道恩赐的人很少，这少数有恩赐的人毕竟不能应付许多人的需要。使圣徒的心得复苏，却是每个人都能作的，并且这种服事能到达各处。在神眼中，这是无价之宝。

但要这样服事别人，我们必须符合一些条件。我们若真实的与主同行，我们会被使用当然没有问题，因为他是无限的。我们自己若不受污染，心里满溢着他的喜乐和平安，就必洋溢而流出。所以我把一个简单的问题放在你面前：在你与神之间有争执的点麽？我当然是指真正争执的点，是你自己知道的。若没有特别的事，那麽你就不需要到处搜寻；若有甚麽，主自己总会发现。他若要把你所忽略的事带到光中，他总会指给你看，你就会知道了。你无须转眼内省，核对、分析每一个感觉，想要将它挖掘出来。只要赞美他！这是主的事，不是你的事；当你偏离了他的时候，他要照耀在你心里，并且指示你。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你若的确与神有争执，你只会污染别人。你无法洗他们的脚。他们下沉，你会使他们更下沉。他们觉得沉重，你到他们跟前，会使他们更沉重。你无法使他们复苏，并使他们恢复从神而来的新鲜，你只会将他们投入更深的幽暗中。与神相争必定使教会的生命流失；而我相信教会能力最大的显明，乃在於能不断的使别人复苏。使人摸着天，使人上升、得洁净、并得更新，乃是无价之宝。

『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他给门徒的一切吩咐中，这是最戏剧性的（我自然是以最纯洁的意义用这辞）。他要使他们对这事的重要性有深刻的印象，就亲自在他们面前作这事。这是显出他对『世间属自己的人』的爱（约十三1。）他亲自给他的门徒看见，甚麽是服事。这不是讲台的工作，乃是用水盆和手巾彼此服事。我们常常需要将已堕落的人恢复过来，将犯了罪的软弱者带回，使他们悔改；但今天圣徒最大的需要是得复苏，我的意思是使他们重新恢复到原初、属神的情形。

这就是能力。耶稣自己『从神出来』（3）作这事。我不知道你对这事有多少感觉？但我以为对神而言，没有一个能力大於在世界面前有从神来的新鲜。你不觉得这是神生命之能力最大的显明麽？在那被无底坑的烟熏黑的世界系统中，最叫我们喜乐的，乃是遇见由於属天清洁空气而新鲜的圣徒。这样的新鲜将神圣的生命之气重新带给你我。

我感谢主，在我年轻的时候，有福分认识一位最罕见的圣徒。我认识她多年，并发觉她有许多属灵的品质；使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在她身上感觉到神。你坐在她面前不用太久，甚至你只要走进她的房间，和她握握手，就会感觉神临到你。你不知道为甚麽，但你有这样的感觉。我不是惟一有这样感觉的人；每一个与她有接触的人，都作同样的见证。我必须承认在那些日子里，许多时候我觉得丧气，似乎一切都不对劲。我走进她的房间，立刻觉得受责备。我立刻觉得与神面对面，我得了复苏。

为甚麽会有这样的事？怎麽会有这立即的复兴？当然不是因为这只是少数有特权之人的服事。主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这样，当我们的弟兄姊妹晦暗的时候，就分赐这能力，使他们明亮。请记住，（大胆的说，）有时候这种晦暗，比那真正、有意的罪，更损伤基督徒的生命对世界的冲击力。

我们任何人都可能偶尔犯罪，但因为我们对罪有感觉，我们立刻知道我们犯了罪，并会寻求且得着赦免。但许多时候我们由於世界的玷污，而晦暗多时，却因为这并非真正的罪，我们就不在意。於是我们为着神对世界的冲击力就减弱了。这时，我们周围若有弟兄或姊妹，能使我们再被提升，与神有更新的交通，那是何等美好！

那麽，有甚麽规则可循呢？有两个。第一，如我们所看过的，我们与主之间必须没有为我们所知，而不立刻清理的不和；若有，那实际上就使我们完全失去这种使人复苏之服事的地位。无论甚麽事，都要立刻解决，否则我就无法被主使用。我对神的教会不能加增价值，反而成了重担。我无法贡献甚麽，只能使神儿女在生命上更受亏损。我若要对教会有所贡献，我与神之间的关系，在每一件我所知道的事上，都必须是透明的。我与神之间没有任何这样的不和谐，我就能成为提升我弟兄的凭藉，使他们抵挡世界的的能力得恢复。





第二，为了避免误解，这一点需要清楚的说明：请记住这样使人复苏，是一件彼此互相的事。耶稣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使人复苏者必定也期望被别人复苏。许多时候主也许用你，但同样的，许多时候他也许用别人使你复苏。主没有拣选少数人专门作『使人复苏』的属灵工作，正如我们没有人免於行经这世界，因而不需要得复苏的。像彼得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论到自己说，『我已过了那阶段。如今我与神的接触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完全脱尘，无需这样的职事，随时都能祷告或传道。我们不能对主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约十三8。）

教会中没有不需要得复苏的超级弟兄。这是每位神的仆人都倚靠的事。你终日在商店或厨房工作，也许很需要明亮起来；但我们有些人终日在教会中作工，也一样需要明亮起来！我们都需要复兴，然而我们也许过於安慰自己，而忽略了这事实。无论我们在明显的世俗范围里工作，或从事於所谓属灵的事，世界都环绕我们，包围我们。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需要弟兄或姊妹的帮助，再将我们提升，使我们与神有新鲜的接触，里面神圣的能力得着更新。因此身体的原则相当简单，就是使人复苏和因别人得复苏。我们越与主一同往前，就越需要弟兄。因为在这样的服事中，我们没有一人是无足轻重的，我们也没有一人达到一个地步，不需要受别人的服事。我为自己的祷告是，愿神有时候用我，当别人的灵疲惫的时候，复苏他的灵；同样，也愿他有时使用别人，来摸我疲倦的灵，并使我复苏。倘若藉着一位弟兄，使我身上世界的污染得以洗去，以致我疲倦的来，更新的离去，那麽他的服事就是基督对我的服事。

我以上用简单的说法所描述的，加起来相当於一道抵挡世界的联合阵线。这不是小事。我们若有足毅的信心，实行这事，我确信这有能力使撒但最强的营垒颤抖。耶稣说，『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十三 17。）



## 第九章 我的律法在他们心上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在前几章中，我们一直在建立一幅这世界的图画，叫人看见世界不只是一个地方，不只是一种人，实在也不是仅仅物质的东西，乃是以神的仇敌为首领的属灵系统。『世界』是撒但的杰作，我们看见他尽其全力，巧妙的使这世界繁荣。其目的何在？当然是要掳掠人，使人向他忠贞；吸引人，使人向他归顺。他有一个目的：在普世人的心中建立他自己的管治权。即使他必定知道，那管治权不过持续片时，但这毫无疑问仍是他的目标。当这世代的末了临近，他就变本加厉，神子民所受的困苦也就加剧。因为他们是客旅和寄居的，他们的地位是在世界里，却不属世界，所以他们无法安逸。他们巴不得藉着肉身的远离，减轻属灵的紧张。完全逃离这世界，永远与主同在，那是何等美好！

但这显然不是他的旨意。如我们所看见的，他祷告父不要叫他们离开世界，乃要保守他们在那里脱离那恶者。保罗也有类似的想法。在一个特殊的事例中，他劝勉哥林多的信徒不要与某一班犯罪的人有交通，为了防止可能的误解，他立刻进一步说明，他不是要他们孤立自己。他们不必断绝与世界上所有罪人的关系，甚至不必断绝与所描述那类人的关系，因为这样作就会意味他们要完全离开世界。『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大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林前五 9~10。）

所以保罗的话很清楚，我们可以，其实也必须，与世人有某种程度的交往，因为世人岂不是神所爱的麼？但问题是：到甚麼程度？到甚麼地步？我们都赞同，我们不得不在某些点上接触世界的事，但必定有个界限。在这界限里，就是稳妥的；越过界限，就有被撒但纠缠的危险。

我不以为我们会将这问题看得过重，因为这是厉害的问题，危险也是真实的。你若病得很重，极其痛苦，这时候医生为你开海洛英或吗啡的处方，你会立即警觉有对药物上瘾的危险。你会顺从他，接受治疗，但你会恐惧的、带着祷告来接受治疗，因为你知道其中有一种威力，你也知道你可能会受这威力的支配。若治疗的时间必须延长，就更是如此。

我们都无可避免的一再摸着世界，但每次你我因着接触世界的事而摸着世界时，我们就该觉得像接受吗啡一样，因为每件属世界的事背後都有鬼。正如我若病得很严重，医生也许会开鸦片的处方作为治疗，照样，因为我仍在世界上，我就必须与世人交往，从事某种职业或工作，维持我的生计。但我不知道能接受多少危险药物的治疗仍算安全，还不致沦为鸦片瘾的掠物；同样我也不知道我能买多少东西，我能赚多少钱，我在工作或职业上与世人的交往能有多近，我才不致上钩。我所知道的是，每件属世的事背後都有撒但的权势。所以每位基督徒对世界的灵都要有清楚的启示，好认识他实在是不断的暴露在何等的危险中，这样的启示是极其重要的！

也许你以为我太过了。也许你说，是的，这也许是很好的讲道例证，但我实在觉得你是夸大其辞。然而，你一旦看见了，你就会说到世界，像说到鸦片一样，在它背後有邪恶的权势，有一种图谋引诱并俘掠人的权势。那些眼睛真正得开，看



见这世界真实特性的人，就会恐惧战兢的摸其中每件事，不断的仰望主。他们知道自己随时都很容易被扣在撒但的纠缠里。正如那起先受欢迎、能减轻疾病的药物，最终可能成为致病的原因；同样，我们在主的权柄之下能合法使用的世界事物，一旦我们不留意，也可能成为绊倒我们的原因。只有愚人在这样的环境中才会漫不经心。

难怪我们都羡慕施浸约翰！我们觉得若像他一样，能独自退到安全的地方，是何等自在！但我们不像他。我们的主已差遣我们到世上，跟随他自己的脚踪，『也吃也喝。』神既爱世人，他给我们的吩咐就是往『普天下』去，宣扬他的福音；当然『普天下』包括我们天天必须接触的人。

所以这里我们面临严重的问题。如我们所说过，必定要有界限。也许神在那里画了分界线。留在那界线之内，就是安全的；越过界限，就有重大危险的威胁。但界线在那里？我们必须吃喝、嫁娶、养育儿女、买卖、劳苦工作。我们如何作这些事而不被玷污？我们如何与神所深爱，甚至将他的儿子赐给他们的男男女女自由来往，而仍保守自己不受世界的玷污？

若我们的主限定我们每月买卖多少，那是何等简单！规则定了，就明明白白的，任何人都可以遵循。凡每月花费多於某一金额的人，就是属世的基督徒；凡花费少於这金额的人，就是不属世的。

但我们的主既没有规定数额，我们就必须不断的投靠他。为甚麽？我认为答案非常美妙。主不要我们受规则的捆绑，乃要我们一直受另一种限制，就是他生命的限制。我们的主若给了我们一套规则和条例，要我们遵守，那麽我们就能非常小心的遵守这些。然而，事实上，我们的任务远比这个简单、直接，就是住在主自己里面。已往我们可以遵守律法。如今我们只需要保守在与他的交通中。喜乐的事乃是，我们若活在与神亲密的接触中，当我们到达限度时，他在我们心里的圣灵总是会题醒我们！

先前我们说到敌基督的国不久要显示出来。约翰在他的书信里对他的『小子们』写到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壹二15，）接着警告他们：『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18。）面临这些，面临更狡猾的『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四3，）他们怎麽办？他们如何简单的认识甚麽是真实的，甚麽是虚假的？他们怎麽可能分辨走在那里是危险的，那里是稳妥的？

约翰给他们的答案，简单到一个地步，我们今天竟不敢相信。『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二20，27。）这当然是指耶稣应许他门徒那真理的灵，这灵要叫世人责备自己，并且引导他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约十六8，13。）

在任何事上，必有神所知道的安全界限，是我们不该越过的。这界限没有在地上标示出来给我们看见，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那作保惠师的必然知道，即使撒但也可能知道。难道我们不能信靠他麽？倘若在某一点上，我们即将越过安全界限，难道我们不能立刻倚靠他，使我们里面有警觉麽？



在林前七章，使徒保罗在同样的主题上，给我们进一步的引导。『弟兄们，我对你们说，时候减少了；从此以后，那有妻子的，要像没有妻子；哀哭的，要像不哀哭；快乐的，要像不快乐；置买的，要像无有所得；用世物的，要像不用世物；因为这世界的样子将要过去了。我愿你们无所挂虑。』（29~32。）这里依次题到好几件事，但其中管治的因素很清楚，就是『时候减少了，』或如一些译者所译的『时日艰困了。』使徒说，我们是活在特别受压的日子里，为着这样的日子，就必须受这样的原则引导：『有…的，要像没有…。』

我们希奇，保罗是否自相矛盾？在以弗所五章，他吩咐作丈夫的，要以基督爱教会那样完全的爱，来爱自己的妻子—不可少於这个。但这里他告诉他们，生活要像没有妻子！我们讶异的说，他真的要我们同时又爱妻子，又像没有妻子的麼？这样完全相反的事怎能调和呢？

这里我们必须先说，这样矛盾的生活，是惟有基督徒才能过的生活。保罗所说的『要像没有…』也许提供一点线索。这句话启示出这乃是内在的事，是我们的心向甚麽忠诚的问题。在基督里，向着神有里面的自由，不仅仅是外面行为的改变。在以弗所五章，他们有，所以他们能欢乐；但他们不被他们所拥有的辖制，所以在林前七章，他们没有，却同样欢乐。尽管他们『有，』但他们真正在灵里蒙拯救，脱离世界的霸占，使他们能生活『像没有』的一样。

天然人的生活，总是极端的。一种极端是：他有，就完全被他所有的抓住；另一种极端是：他热心宗教，就舍弃他所有的，以致不再有，因此也一点不再关心。但基督徒的作法与天然的作法完全不同。基督徒解决问题的作法，不是把事物除去，乃是心里蒙拯救，脱离那事的掌握。妻子还在，对妻子的情爱也没有消灭，但妻子和丈夫都从那情爱过分的辖制中得释放。所以，引起哀哭的难处也未除去，但生活已不再受那难处的控制。喜乐的原因仍在，但有一种内在的制止，叫我们不致虚妄的放纵那使我们喜乐的事。买卖继续如昔，但我们里面蒙了拯救，使我们不再紧紧抓住这些事不放。我们有这一切，但我们有，却『好像没有。』

我们有时谈到，我们渴望像约翰一样，在地上维持耶稣的见证。我们要记得，那见证不是基於我们能说到这个或那个，乃是基於撒但能说到我们甚麽。神已将我们摆在世界中，他也常常将我们置於一些特别为难的境地，在那里我们受试探，觉得世人比基督徒的日子好过得多了。这是因为基督徒其实是客旅，他们生活在这里，但周围的环境本来就不是属於他们的。游泳者也许潜入深海之中，但是若没有特别的衣物和氧气装备，他就无法留在那里。压力太大，他必须呼吸他所属之世界的空气。因着有任务在身，并且他得着能力的供应，以胜过周围的环境，他才留在深海中，但他不属於那环境，那环境在他里面也没有任何地位。

因此，我们与世界接触的问题，不是藉着任何外面行动的改变，而得以解决。有些人以为，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为来日打算，就是属灵的标记。那不是属灵，乃是愚昧。我们凭我们的打算可以作甚麽，那是我们在本书末一章所要问的问题；但神的话明白的告诉我们，我们要用世物。我们要吃喝，要买卖耕种，要欢乐，倘若需要，也要哀哭，但不要把这些事用到极限。我们已学知，我们与世界的一切关系上，对我们有甚麽危险。难怪我们也学会了，步履谨慎的，留意保惠师温柔的约束。





耶稣是『从上头』来的。他能不惧挑战的宣告说，『这世界的王将到，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约十四30。）分界线不是画在他脚前的地上，乃是在他自己的心里。但同样的，这世界上『从上头』来的一切，都和他一样是稳妥的。神在氧气管的另一端操作打气筒。属于上头的生命，在这里乃是由他维持和供备。因此，一件事若是属灵的，是『属神』的，我们就不需要为它忧虑，也不需要为它争斗，使它得保存。『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十八 36。）他们无须争战。

神不为我们担忧，只因为他不为他的圣灵忧虑。就某一面说，低品的属灵生命是不可能有的，因为属灵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同样，属灵的生命不能被压倒，除非神自己被压倒。神不为这事实争辩。他满意於让保惠师负责，使这事在我们里面成为真实的。『小子们哪，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约壹四 4。）

再者，那告诉我们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的同一节经文，又向我们保证，『我们是属神的。』（约壹五19。）我们是属神的！这是何等的事实，抵抗并胜过与那另一个丑恶的事实！还有甚麽比这更为有福？我们信靠耶稣之名的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约一13。）赞美他，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那恶者就无法害我们。（约壹五 18。）

简单的说，到处都有撒但在世界上的权势。但无论在那里，只要人在灵里行事为人，对他们从神所得的恩膏敏锐，撒但的权势就消失了。有一道神所画的线，在这界限之内，因着神自己的同在，撒但就毫无能力。神自己若占有一切空间，那恶者还有何地可站？

我们是这样完全为着神麽？撒但能否为你我作见证：『我无法使这人陷入网罗』？



## 第十章 来世的权能

[上一篇](#) [回目錄](#) [下一篇](#)



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到基督徒『尝过…来世权能，』（来六5，）是甚麽意思？我们都会欣然同意，有一个辉煌的来世是我们所盼望的。那如今在我们中间，有神的灵大能作为的国度（太十二28，）到那时要成为普遍可见。无可抗拒的。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们的神和他基督的国。（启十一15。）但我们也许会问，这些如今我们只品尝，却还不能尽享的『权能』是甚麽？显然这些权能是要给人接受并享受的，因为『尝』字不仅是指一种给人思考并分析的道理，乃是指一些主观被我们经历并得着的东西。这些权能是筵席的开端，以後还有许多可享受的，但我们已经尝了一点。

我们能列出好些这类圣经所盼望的事。有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彼前一5；）有来世永远生命新鲜的一面；（路十八30；）有为神的子民存留的安息；（来四9；）有我们必死身体的复活与更新；（罗八23，林前十五44；）有一天，一切绊跌人的事都要被除掉；（耶三9，赛五七14，六二10；）有一个时候，所有的人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主，（耶三一34，来八11，）那时认识耶和華榮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赛十一9，哈二14。）

这一切事，我们如今在基督里有真正的豫尝，但还未得着完全的实现。以下的点与我们目前所研读的事关系更直接。诗篇八篇说，『你…使万物，…都服在他的脚下，』希伯来书将这话应用在我们的主耶稣身上，然後接着相当坦白的表示，按着一般的经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来二8。）但在这两个对比的叙述之外，我们也必须加上耶稣在路加十章十九节的话，他已经给他的门徒『权柄，…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这必定是应许，我们现今就能对那尚未看见的来日有所豫尝。

再者，在同一段福音书的经文里，记载耶稣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18。）在启示录十二章九节，约翰似乎将这件事置於遥远的将来。但耶稣的话显然含示，从作见证的教会的观点看，在某种意义上，这已经是现今的事实。不仅如此，在启示录末了，约翰蒙指示，看见有一天撒但要被链子捆绑一千年。（二十1~4。）但耶稣说到『壮士』已经被捆绑，所以我们甚至现在就能进他的家，并抢夺他的家具。（太十二 29。）

这些话的意义非常重大；因为我们现今若得着救恩和永远的生命，那麽，我们今天对其馀这些将来的『权能，』当然也该有点豫尝。因为这些虽然还未普遍显明，却明显的是十字架和基督复活的果子，至少在原则上必定是教会现今的产业。

神永远的旨意与人有密切的关系。他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创一26。）神要人发挥权能，掌权并治理，管制其他受造之物。我们不能说救赎是神的设计—甚或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神从未要人堕落，更无意要人灭亡。创世记三章代表人的历史，不是神对人的目的。工人也许从建造中的建筑物五楼墜落，但那绝不在建筑师的计画中！不，神的计画与人的管治权有关；我们要留意，这管治权的特别范围，就是『全地。』（创26。）

天没有问题；问题在地上。人受吩咐要『征服这地，』（28，另译，）我们就要问为甚麽。若不是有一个势力要征服，为甚麽需要这样吩咐人？不仅如此，圣经告诉我们，耶和華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二15。）这里的原文还不只是一般的『看守，』乃是有防卫的意思。亚当要防卫神的乐园，这也含示附近有仇敌，亚当要防卫，不让仇敌进来。

请留意创世记一章二十六节的说法，这是很有意思的。人要管理全地，这句话接下去包括了许多其他的东西，其中有『地上所爬的一切爬物。』（另译。）但结果人第一件失职，未能管制的就是爬物—蛇。因着人的失败，撒但就在人里面新取得地上的合法权利。不错，地上的尘土是派定给他的低下范围。『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三14。）但尘土是甚麽？就是亚当被造的本质！因此在肉体里的人，如今实际上是服在撒但手下。神的仇敌得着了明确的权利，可以管辖人天生所是和所有的一切。人天然的生命是撒但在地上活动的据点。撒但的世界得以产生，并有力的运作，乃是根据於他在人身上的权利，甚至神也不驳斥这些权利。他藉着亚当的失职，对旧造的一切得着了完全的权利。

若要撒但停止他在我们里面活动，就必须除去他在我们身上的立场。所以神在救赎里应付这局面，不是藉着直接对付撒但，乃是如我们所看见的，藉着将整个旧造—人自己、他的世界、一切—清除，因而除去撒但合法的立场。撒但的倾覆，不是藉着直接对他的打击，乃是间接藉着在基督的死里，把一切给他实际控制权的都除去。『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作罪的奴仆。』（罗六6。）所以赞美神，撒但在我们身上不再有任何权利。但这仅仅是消极的事实。此外还有一个积极的事实。神不仅藉着除去旧造，除去了一切妨碍他永远定旨的；他也藉着带进新造—他的新人，得着了一切实现这定旨所需要的。『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9。）创世记一章所启示，创世记三章所失去的定旨，并不是永久失去。神在头一个人身上无法得着的，他在第二个人身上得着了；这第二个人是在宝座上。难怪新约的作者大胆的再次应用作诗之人的话：『人算甚麽，你竟顾念他；世人算甚麽，你竟眷顾他？…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他这样引用诗篇的话，接着就呼喊说，y 惟独见…耶稣…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诗八4~5，来二6~9。）倘若人类的被造是为着满足神的需要，如今这需要终于满足了。神得着了他的人。

因此，创世记一章、诗篇八篇、和希伯来二章是独特的连结起来的。当然诗篇八篇是一首诗，歌唱神对人类的计画，但其中最有意义的点乃是，尽管人堕落了，歌唱者仍不离开神的计画。他只是再确言创世记一章原初的计画：『你派他管理…』（诗八6~8。）这计画没有改变。此外，他的歌唱不仅开始於赞美的呼喊，也结束於同样的呼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9。）』

仇敌已竭尽一切能事；人已落入陷阱，甚至亵渎神，若是你我来写这篇诗，在第八节之後必定会悲叹的呼叫：『但可惜，人堕落了；一切都丧失了！』作诗的人却没有那样写。好像他完全忘了堕落的事，因他连题都不题。他的思想越过整个救赎的历史，而欢呼说，『何其美！』亚当和夏娃能堕落，但他们不能改变神至终要人倾覆撒但的定旨。他的定旨屹立不变，他的荣美要为人所知—在何处？在全地。

这定旨不仅仅在人子身上得以实现，也要在世人身上实现，就是在神要带进荣耀里去的『许多儿子』身上实现。作诗的人煞费苦心的强调这事实。虽然仇敌竭尽了一切能事，但他藉人的堕落所得着的权利，并非不能夺取的。在人中间，仍然有一些是他不能摸的。『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诗八2。）神不倚靠军事大将，只要小孩子，甚至婴孩，就足以平服仇敌的众军。

我们已经看过，希伯来二章的灵感得自诗篇八篇。但希伯来二章更进一步，一面再次肯定神在创造里的定旨，及其所指向的目标，同时又多说了一些。希伯来二章实际的回顾堕落之人黑暗的历史，然後确证神在救赎和恢复里的定旨是指向同一目的。在救赎所产生的一切新环境中，神的计画仍未改变。神没有放弃他的目标。不仅如此，希伯来书的作者从十字架得胜的观点来看，就能有把握的再次肯定作诗之人凭信心所肯定的。所以，实在说来，一切并未丧失，神在基督里已达到他的目的。

是的，计画仍是一样：『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来二8。）从外表看来，我们似乎不能承认这点，所以这里说，『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虽然如此，作者却不理会，并且立刻得胜的往前说，『惟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9。）然後，他又大胆的加上：『特要…败坏那…魔鬼。』（14。）

人在地上必须为神作而未能作的，我们的主耶稣已成就了。他『为样样尝了死味。』（如原文所含示的一不只『为人人。』）这就是说，他死不单是为着救赎人，乃是为着救赎全部受造之物，并且再进一步回到更起初的情形，就是为着恢复父神要完全推翻撒但世界体系的定旨。

因此今天教会在神面前有明确的责任，要在魔鬼的地盘上表明基督的得胜。若要对执政的、掌权的有一个见证，若基督藉着他的十字架所得着的主宰权柄要在属灵的范围里表明其冲击力，就必须对付那『假冒者』在我们心中所占据的立足点，藉着那同样的十字架，将其除去并摒绝。因为神的目的仍然是要人『管理。』我们为着他的工作，不止於宣扬一种仅仅是要消除创世记三章之後果的福音，尽管那已经是相当美妙的。神还要带我们进一步回到创世记一章。他要我们在基督里，得回对他仇敌的管治权，因而实际的使地恢复归神。这必定就是为甚麽，正如保罗所告诉我们的，『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罗八19。）

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救恩的福音是必须的，是不可少的。但我们作神仆人的，若只为别人劳苦，我们就忽略了神在创造里原初的目的；那不仅仅是要满足人的需要，乃是要满足他自己的需要。因为就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人的被造是要满足神的需要。因此今天我们若要满足神的需要，我们就必须更进一步，对付撒但自己。我们必须为着神从撒但夺回他的权势，将他从他的地盘逐出，掠夺他的家财，释放他的俘虏。问题不仅仅是我们在抢救灵魂上算得甚麽，乃是我们执政者和掌权者的范围里算得甚麽。为此是要付代价的。

我们常常能感动人，却无法摇动撒但。对付撒但比抢救灵魂所要付的代价多得多，这是明显的事实。这需要我们灵里向神绝对，这就会有有效的使撒但失去他在我们身上所要得着的地位。这是代价很大的事。神在他对失丧者怜悯的爱里，常能忽视并宽容他仆人身上，人可以看为可怕的软弱，甚至失败。对于抢救灵魂者，他可以这样作；但等到我们要对付魔鬼的时候，又是另一回事了。

邪灵能看透人的见证。它们能看出那里是因着不绝对或不纯诚而有所妥协的。它们知道何时我们扣留了一部分代价。它们不会看错，它们知道，谁是可以置之不理，不足为惧的；反过来说，它们也完全洞悉，在谁身上它们是无能为力的。『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徒十九15。）因为它

们信，它们就知道何时战兢。让我这样说：我们最重要的工作既是要使它们倾覆，那麼，邪恶权势为我们作的见证，总胜於人对我们的赞美。

但是我再说，这对於执政者和掌权者之见证的代价，乃是完全、绝对的对神忠诚。我们若顾到我们自己的意见或愿望，或拣选与神旨意不同、相反的道路，就是将利益送给仇敌。简单的说，这就是向仇敌投降。在别的方面，也许在我们的动机中，说不定还可以有一点利己的念头，而不会造成多少损失。但在这事上绝非如此，我再说，绝非如此。对神没有这样的绝对，就不能成就甚麽，因为没有这个，我们甚至使神对他的仇敌也无能为力。

所以我再说：这里的要求很高。你我在这地上，是否绝对的交托、绝对的奉献给神？我们是否因此，甚至现在就尝到那荣耀来世的权能？我们是否为着那惟一合法的拥有者，向这世界的王索回领土？





# 第十一章 抢夺那篡窃者

[上一篇](#) [回目錄](#)



『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提前一15。）既然在神永远的定旨里，有管治权的是人（不是别的造物），我们对那些罪人就该流露我们的怜恤，这是自然且正当的。不管我们前面说了甚麽，我们也许很有感觉，在这短暂的恩典时代，抢救灵魂归向救世主，可能是我们抢夺撒但掳物的至高方法。倘若『人』本身是我们的大前提，我们在此就该重视抢救灵魂的事。

但我们在别处已经讲过传福音的事。（见『这人将来如何』第三章。）所以在结束这些关于『世界』的查读时，我们要来看撒但管理的另一个更属物质的范围，就是财物的范围；我要实际的举例说明，如何『掳掠那壮士。』

钱财与神对立。神的话说到钱财是玛门，是不义的。（路十六9。）既然耶稣说，『要藉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他的意思显然不是指藉着不义的交易所得着的玛门，他乃是说，玛门本身是不义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义，不是指获得钱财的方法，也不是钱财的用途，乃是指钱财的特性。钱财在其本质的特性上是邪恶的。我们说到有些钱是乾净的，有些钱是髒的；但在神看来，只要是钱就是髒的。认识神的人就认识钱的特性。他认识钱财本身就是邪恶的。

你若要试验任何事的特性，只要问那件事是将你引向神，或引你离开神？钱财总是引人离开神。耶稣在十三节清楚立下不可能又事奉神又事奉玛门的原則，但我想即使他没有这样陈明，我们多半也会确信事情是如此。因为经历告诉我们，神和玛门绝不在同一边；玛门总是敌挡神。

当然，我们可能将耶稣的话解释得更广泛，说『玛门』是代表一切与神对立的事物。但使徒保罗帮助我们，明确指明钱财是世界吸引我们离开神最有效的方法。他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提前六9~10。）换句话说，若有甚麽能引诱我们离开神，那就是钱财。

世界的要素是钱财。每当你摸着钱财，你就摸着世界。问题是，我们怎能取用我们确实知道是属世界的东西，而不卷入世界的系统？我们怎能处理属世事物中最属世的钱财，用钱财作买卖，而不与撒但有牵连？说得更中肯一点，既然今天不花钱就不能作成甚麽事，我们怎可能取用钱财，就是建造敌基督之国的最高因素，并用以建造基督的国？

那将小钱投入圣殿库里的寡妇，作了主所悦纳的事，因而从他得着特别的称赞。事实上，她所作的就是从撒但的国里取出一些东西，投到神的国里；耶稣就称许她。所以我们要问，如何才能作出这样的转迁？如何才可能取得那在本质的特性上是不义的钱财，并用以建造神的国？你如何能确定，世界与你口袋里钱财之间的一切关联已经断绝？你敢不敢说，你所有的钱财，无一记在撒但的账册上？



在每一个古罗马钱币上都有该撒的像。用耶稣的话说，所有这样的钱币都是『该撒的物。』该撒与那钱币之间的关联如何能分开？钱财是世界的东西，是世界系统必要的部分。那麽如何能将属世界的钱财从世界取出，并献给神归神使用？

在旧约时代，立下了严格的原则。『一切永献的，就是人从他所有永献给耶和华的，无论是人，是牲畜，是他承受为业的地，都不可卖，也不可赎；凡永献的是归给耶和华为至圣。』（利二七28。）换句话说，没有一个真实的奉献是不被毁坏的。当日羊若献给神，就不再是羊群中能生养小羊的活羊；羊带到他面前，乃是要作祭牲献上。这羊『必被治死，』（29下，）这样被毁坏，就是蒙悦纳的标记。

所有真正献给神的钱财，都必须在毁坏的原则之下；这就是说，就世界而论，它必须不复存在，就我而论，它也必须不复存在。我们的主称赞寡妇将她的两个小钱投入库里，因为他看到她将她白阿司（bios），就是她的生命投上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可十二44。）许多人只将钱财投入主的库里；她却是将她的生命随着她的钱财投上。换句话说，那钱财从她手中出去时，她的生命也随着出去了。她献上她的两个小钱时，乃是献上了她的一切。

你的钱财若要从世界出来，你的生命就必须从世界出来。你不能保留你自己，而献上甚麽重要的东西给神。你根本不能『打发』你的钱财从世界出来，你只能把它从世界『带』出来！

因此要将钱财从撒但的范围迁到神的范围，不是容易的事；这里面包含着生产之苦。事实上，使人从撒但转向神，要比使钱财从撒但转向神容易。因着神的恩典，无论我们自己是否绝对忠诚，都可能得着人归他；但钱财的事却不然。要使我们那在特性上是邪恶的金银，转为圣所的金银，需要极大的属灵能力。钱财需要转变，像人需要转变一样；我相信，（也许是在相当不同的意义上，）钱财能更新，就像人能更新一样。但你将钱财奉献入库，这行动本身并不能改变你所献钱财的特性。除非你的生命随着你的钱财出去，否则你的钱财就无法从撒但的国得释放，并迁到神的国里。你为神工作的属灵价值，相当在於你所处理的钱财，是否已从世界系统得释放。我问你，得释放了没有？你能宣称你手中的钱没有一文是属於世界的麽？你能说，如今你的钱财不再是kosmos的一部分，因为它全转变了麽？你是否愿意告诉神：『我要使一切凭劳力所赚的钱，和一切人所赠送的钱都转变，使这一切都成为你的』？

对保罗，这原则非常清楚：我们要的是你们，不是你们的。他说到在极穷之间，格外显出乐捐厚恩的马其顿圣徒，乃是『先把自己献给主，』然後献上他们的钱财。（林後八5。）保罗受过旧约的训练；在旧约里，物质礼物的奉献，总是连於将礼物带来之人的奉献。他的理论也许源於那里。

有一件事听起来也许令人震惊，却是事实，就是供神使用的钱财有限，供撒但使用的却无限。你可能会问，这句话与另一句话，就是金银都是耶和华的，（该二8，）怎样对得起来。但我们的主耶稣自己说，有属於神的物，也有属於该撒的物。最终毫无疑问，所有物质的东西都属於神这创造者，但今天在神库里的钱数有多少，乃是受限制於奉献给他的人数有多少。



我若生活在旧约时代，我能立刻算出圣所里的钱数。我只要问以色列人的总数有多少，然後用各人赎命的价银半舍客勒银子来计算；（出三十11~16；）加上超出利未人数的以色列头生男子，每人该加上的赎银五舍客勒。（民三39~51。）在这两个数目之外，还要加上按圣所的平，所估定每一甘心将自己献给耶和華之人的价值。（利二七1~8。）因此，神的钱数决定於神子民的数目。神库里财富的极限，是基於奉献给他的人数有多少。

这里有一个要紧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要答覆的：今天我所摸着的钱财是圣所的舍客勒，还是不义的玛门？每当我收到一块钱，或每当我赚得一块钱，我务必使这一元，随即从世界的钱财转变为圣所的钱财。钱财能毁灭我们，但钱财也能保护我们。不要轻看钱财；在这方面它的价值太实在了。它对主极为重要。你自己若全心全魂从世界出来，神若愿意，你也能带着许多宝物从世界出来。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带走许多财宝。他们掠夺埃及人，并用所带走的掳物建造帐幕。我们记得，他们也有些人用这些来造金牛犊，而在神面前失丧。但神的子谢鱈}埃及的时候，帐幕，至少帐幕的材料，就随着他们离开埃及。埃及的金、银、铜、麻一都转变且献给神的圣所。

倘若在旧约时代尚且有这样的实际，新约时代所定的标准就必定更高！新约一切理财之钥，乃是不为自己持守甚麽。『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这是我们主的话，（路六38，）主不是说，『积蓄就必致富！』这就是说，神增加的原则是给，不是积蓄。神要求我们每个人按一定的比例给，不只是随意的给。这就是说，他要得着的给，不仅仅是兴之所致，乃是因着与他立了确定的约，并且忠实不渝。

这是因为掳掠撒但的真实秘诀，如我们所看见的，乃在於个人的奉献。我们从世界蒙救赎，而不将自己献给神，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林前六19~20。）无论我们是带职业，从世界得着我们的进项，或是专心以传道为事，倚靠神子民的馈送维生，都无关紧要；在我们面前只有一条路，没有两条。我们都同样将自己献给神，我们都是他的见证人。有人以为传福音本身是清洁的，作生意本身就是不清洁的，所以作生意的人必定受污染，以致对神较无价值；这观念是不对的。要紧的是必须让神，而不是我们的事业，作我们生活的中心。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约壹二15。）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要凭这恩膏而活！要将自己献给神；完全且绝对的为他而活；要留意，就你而论，这世界的事要从撒但的账册上删除，转到神的账上。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惟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常存。』（17。）